

開州志

卷八

開州志卷之八

藝文志

藝文有志昉於班史自後省志及府州縣志多因之
惟宋范石湖吳郡志明康對山武功志詩文俱附於
各條下體雖高簡義終闕如澶淵爲河北要區漢唐
而下代有名臣乃舊志所載藝文率多荒畧茲將其
詩文之不雅馴者汰而去之復悉心搜輯凡言關故
實語涉風謠者增入若干篇非敢云備也固陋之譏
或庶幾免焉爾志藝文

制

唐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制

一

授吳湊左金吾將軍制

常 袞

勅將我南軍秩高中尉以禁戎之重任委舅氏之同
心具官吳湊塗山介祉章武雅才言而有宗儉而能
廣達禮樂政刑之要存忠信孝友之誠報虞歷年府
寺失職素以賢戚之望職司太子之家清心奉公庶
務悉理擅美春儲之采流芳秋實之詠固可以首當
褒進大勸官曹俾執金吾用彰責任可左金吾將軍
餘如故

授杜鴻漸崔倚中書舍人制

賈 至

勅知中書舍人鴻漸等忠肅恭懿美秀而才蘊清通
之理義兼貞固之幹能用制軍誥允屬夏卿持衡審

官時惟小宰慎擇多士僉曰爾諧宜當銓綜之劇仍
掌絲綸之任鴻漸可守中書舍人判武部倚守中書
舍人判文部侍郎

授杜暹等侍御史制

韓休

勅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杜暹禮樂之器直方効節
通直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馮宗文儒之業堅正在
心咸以清公副茲望實風霜旣肅臺閣推美持我邦
憲載穆時談俾遷周史之能更奉楚冠之任並可侍
御史

疏

明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制

二

請誅逆瑾疏

王崇慶

臣惟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脉流通
而後百病不作言路者人主之脉也天下所係以爲
安危者也自劉瑾專政以來中外臣民劫於積威垂
首喪氣莫不以言爲諱臣所以懇懇乎惟望陛下以
開言路爲急也今天下之言路塞已久矣四方雖有
奏疏之陳祇皆摭拾浮詞無裨實政若關乎利害之
重者誰肯爲陛下言之隱乎幾微之細者誰肯爲陛
下言之涉國家之要務逼權勢之可畏判興廢存亡
之大計者又誰肯爲陛下言之縱有一二欲爲陛下
言者彼劉瑾固已壅蔽之矣豈徒壅蔽之尋又以奇

禍中傷之忠臣義士誰不寒心而又何敢言哉夫天下之事亦多矣人不爲陛下言則陛下孤立於上臣所以中夜撫枕而太息也陛下自遣張永西平寧夏首拿劉瑾降爲奉御歷數其罪布告中外聞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自今眠者始帖席食者始下咽死者始安於地下矣凡劉瑾之黨羽鷹犬一時驚潰奔散束手請罪殆惶汗無地乃知天地祖宗所以陰啟陛下維新之治者非偶然也彼劉瑾者包藏禍心窺伺神器方將肆不軌於一朝而鬼神已奪其魄陛下今已知其惡矣若之何而不重治極法以雪蒼生之憤乎陛下萬一釋此不治則天地祖宗謂陛下爲何如

先帝在天之靈謂陛下爲何如天下萬世公論謂陛下爲何如臣雖愚昧固知其斷不可也今四方水旱之相仍盜賊之橫逆不知凡幾民之憔悴於橫征暴斂死於非法之下者不知凡幾縉紳士大夫元老大臣斥譴罷去鞭箠唾罵者不知凡幾祖宗之紀綱法度漫無持守隨意紛更者又不知凡幾今年曰遼東清理屯田明年曰寧夏清理屯田而卒以激不測之變今日曰某官爲某事例該充軍而爲民明日曰某官爲某事例該罰俸而調衛而實以逞一己之威逃軍逃匠之不舉則害並及乎兩鄰起復養病之違限則輒以令其罷職京師之店房連雲相望而貧民之

居址不恤也法司之議罪不原情理而咸以己意爲重輕也擅陛下之威福以恣其私窮鄉遠邑孤兒寡婦之哭傾家蕩產在在有之傷天地自然之和喪四海樂生之氣莫此爲甚其間玩鈍無恥之徒且公行賄賂以求進用以求免禍而自以爲得計者又未易勝數三四年來名器之濫已極而士風漸以成俗恬不知怪皆劉瑾一人專政之爲之也今天下軍民皆欲食劉瑾之肉飲劉瑾之血臣愚以爲卽民心可以占天意伏望陛下念列聖基業之重思先帝顧命之言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怒速將劉瑾正名定罪加以典刑至其盔甲若干弓弩若干龍袞若干牙牌若

干仍究所以造此何意所以治此何人然後從而並治其罪則雖粉身碎骨可也以此而謝祖宗以此而謝先帝以此而謝天下曰朕誅劉瑾與天下共誅之也薄海內外孰不頌陛下之聖明也哉至太監張永平定叛亂安靜爲國則宜昭示褒賞以勸有功蓋人君所恃以治天下者賞與罰而已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此臯陶之所以佐舜而享安民之化也臣責非言路出位妄言之罪固知不免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大恢堯舜之度以納小臣一得之愚日與老成大臣老成近侍問民疾苦圖惟化理凡劉瑾罷去諫官老臣一一取回復職

死者量加旌褒以慰忠魂於地下凡各處鎮守太監
有害及民者取回別用凡京城術士妄言禍福者一
一懲治逐去以正人心凡先前緝事旗校以嚇取人
財物者一一查出問罪以戒生事凡災傷去處量加
免征夏秋稅糧以蘇數年疲憊之民凡各邊軍士務
擇良將統御有功者勿奪使之得以伸有罪者勿免
使之因以勵仍將劉瑾私財量加給賞以固邊疆之
氣凡奔競無藉以財進用者照名罷黜以示名器之
清至中外利之當興未興害之可革未革者悉照祖
宗舊制許諸人直言無隱言有可采卽行之言無可
采亦置之則朝廷有受言之地而人心無壅蔽之虞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疏

五

如此則天下回心而向道世道一變賢姦分明宗廟
社稷之福萬世無疆之休宜無大於此者惟陛下留
意臣不勝至願

救宿進疏

王崇慶

臣聞自古帝王未嘗不以言而興也故堯舜有進言
之旌三王設敢諫之鼓漢文除誹謗之木天下至今
稱道不衰凡以樂聞直諫而已仰惟我朝祖宗開國
之初首以言路爲急凡軍民利病例許諸人直言無
隱列聖繼述世守勿替近惟陛下削平叛亂以安宗
藩誅鋤權奸以消禍變每事務從寬大以振復雅俗
凡一切政令不便軍民者悉詔查革改正以維新治

化皇店之禁見者快心歲賦之蠲聞者揮淚自京師而四方莫不歡聲雷動焚香祝天以爲陛下聰明英斷一旦納諫如流如此一旦疏通壅蔽如此若有天地神明默啟之者因相與拭目以望太平也乃近者刑部主事宿進不知忌諱冒瀆宸聰誠爲有罪但據職分雖不免出位而原其本心實不過於愛君夫其心愛君則其情可矜矣其情可矜則其狂可恕矣陛下乃令錦衣杖於朝削其官令其爲民京師內外聞之莫不震恐且繼之歎息蓋皆不意陛下蒞政清明之初又有如此之舉臣謂去一宿進雖未足以傷陛下之明然以人心叅之頗爲美政之累諫臣杜口古

今大患也自劉瑾蔽主專政阻塞言路四五年間一時端人正士斥逐鞭扑者殆盡天下囂然喪氣無不以言爲諱今劉瑾已誅而其事猶有存者臣竊痛之況今天下多事盜賊蜂起兼之頻年水旱災異屢作財賦竭於東南兵力疲於西北流移之民死於溝壑道路者在在皆是此誠危迫之秋也而人心猶思太平言官不避禍難蓋感陛下近日之政漸將復累朝之舊亦以追念先帝之深仁厚澤而不忍忘也伏望陛下明開日月永鑿壅蔽之源量普乾元曲示生成之造俯察臣愚一得之見以安天下久叛之心仍復宿進職官將臣放歸田里以贖宿進之罪使天下聞

之史官書之萬世而下皆仰贊陛下之聖德足以光配堯舜豈不偉哉臣亦出位妄言者也固知罪在萬死惟陛下少霽天威廷詔大臣議臣之言必使言路開人心悅無爲主德累祖宗之光也社稷之福也天下之幸也臣不勝惓惓

狀

唐

代濮陽公王茂元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狀

韓琮

李商隱

右件官早中殊科榮推雅度弦柔以直濟伏而清頃佐憲臺且丁家難當喪而齒未嘗見旣祥而琴不成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狀

七

聲逮此變除未蒙抽擢臣頃居鎮守琮已列賓僚謀之旣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

段環

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常佐正人加以富有文辭精於草隸儻而且檢通亦不流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掌書記

裴蘧

右件官魯國名儒蜚鄉右族松寒更翠馬老不迷臣昔忝鑿門辟爲記室屬辭而宿構無異論兵而故校

多歸委以前籌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十三個月比於流輩已是滯淹伏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

夏侯瞳

右件官藏器於身爲仁由已齊莊難犯勁挺不搖臣任切循良務繁稽勾思留仙尉以重賓階伏請依資改授一官充臣節度巡官以前件狀如前臣四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效西河之擁簪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所因依不由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狀

八

代濮陽公王茂元涇原謝冬衣狀

李商隱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大將兼諸鎮防秋兵馬等前件勅書手詔並冬衣者臣並已準詔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榮加降璽戴山未重負日非暄臣謬領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羸振軍威絕漠獵迴幸無警急高烽火過但報平安直以地勢多陰川形稍背三伏常聞於屏簾九秋尋訝於垂繪代馬蹶嘶隴山無葉燕鴻未過涇水先冰是以每降王臣仍迂御筆緘封垂露寵錫禦冬非玉女裁成卽仙人織出徒驚在笥莫匪因針始顧孱微深懼不勝冠帶旋蒙被服便如能執干戈遍逮軍前歷沾麾下達

喜氣而陳根復秀動歡聲而蟄戶潛開華楚成行曳
婁塞路其山南宣歙三道大將等雖久居炎燠不慣
嚴凝亦既更衣皆忘易地賈餘勇而例思盡敵感鴻
私而咸願殺身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
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代濮陽公王茂元謝罰俸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奉恩旨以臣不先覺察妖賊賀
蘭進興等宜罰兩月俸料者伏以霧市微妖潢池小
寇有乖先覺上瀆宸聰昔漢以捕盜不嚴猶加黜削
晉以發姦無狀亦峻科條豈若皇帝陛下恩極好生
德惟宥過與其漏網止以罰金臣與寮屬等無任戴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狀

九

恩宥罪屏營之至

代濮陽公王茂元陳許舉人自代狀 李商隱

某官崔蠡

右臣伏準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上後三日舉一人
自代者臣伏見前件官欒郤舊族鄒魯名儒鏡納無
私山高不讓而又循牆戒切銘座規深蘭省辭榮竹
符出守漢悲來暮晉有去思晦而轉明浼而尤白既
還綸閣復掌禮闈人驚吞鳳之才士切登龍之譽及
司版籍以副地官比按西羌孤忠靡失居然國器實
映朝倫今沔水無兵武昌非險用爲廉問尙鬱廟謀
臣所部乃秦韓戰伐之鄉周鄭郊圻之邑軍踰千乘

地控三州若以代臣必爲名將敢希睿澤曲遂愚衷
俾寬竊位之譏冀受進賢之賞干冒陳薦無任兢越
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表

唐

代濮陽公王茂元陳許謝上表

李商隱

臣茂元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卽
以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
揄揚王化宣布睿慈連營咸鼓於巽風闔境均沾於
兌澤臣茂元中謝臣材謝漢飛義慙燕使獻書求試
學劍邀勳大舸千艘早竊樓船之任勝兵萬數晚兼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

車騎之名雖任在啟行而時當柔遠珠崖銅柱祇務
廉平麻壘艾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協慶
棣萼傳輝臣得先巾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棘署
參榮奉漢后之園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方切
事居不謂遽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旣高於七命承
家又慶於重侯維彼璧田實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之
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潁上水濁而
強族皆除況在昔年常隣多壘載瞻軍額深見士心
貴忠孝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
輔文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出
辱微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流

庸自占驍悍知方任棠水薤之規臣當可復黃霸米
鹽之政臣亦不遺麤勤報效之資用贖貪饕之責奉
違軒鏡幾落堯莫比園葵以自傾晝惟向日羨海槎
之不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沾衣兢憂而汗雨浹
背無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代濮陽公王茂元陳情表

李商隱

臣茂元言臣聞事君以忠者所宜效死食君之祿者
亦戒妨賢苟非內慊私誠外憂官謗則安肯固辭武
節強委信圭拒七命賜國之榮捨萬里封侯之策必
知不可安敢無言臣茂元中謝臣因緣代業遭逢聖
時竊常有志四方不掃一室奉隨武之家事無媿陳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一

辭纂鄧傅之門風不傷清議屬者每憂不試深恥因
媒自薦之書朝投象魏殊常之澤暮降芸香其後契
濶星霜羈離戎旅從軍王粲徒感所知草檄陳琳亦
常交辟呂元膺東周保釐之日李師古天平畔渙之
時潛入其徒盈於流邸臣此時尚持白簡猶著青袍
元膺知臣傳劍論兵本於仁信佩鞬插羽亦識孤虛
俾以發姦假之捕盜幸無容刃以及焚巢旋帶銀章
俄分竹使隼旟楚峽出以分憂熊軾鄖城忽然通貴
豈意復踰五嶺更授再麾中間叨相青宮忝司緹騎
纔通閨籍又處藩條越井朝臺備經艱險貪泉湔水
益勵平生是甘馬革之言常懼武皮之誚及聖造遠

流南極許拱北辰黃犢留官胡床掛柱如生羽翼若
出嬰羅誓以歸彼冗員處之散地俄以朝那闕守昆
壤須人一去闕庭五罹寒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內控
蕃寇數十州之多提鼓燒烽增埤濬洫雖國家遠追
上策不事交爭然蛇豕難防犬羊易縱苟罷嚴徹警
則負約渝盟臣自受命以來爲日斯久未嘗一日不
修戰格未嘗一日不數軍儲使士有鬪心人無虛額
使之偵候咸亦聞知尚未能率厲驍雄揣摩鋒鏑遠
收麻壘直取艾亭成大朝經武之威畢微臣報主之
分可書竹帛不辱旂常蓋以久處炎荒備薰瘴毒內
搖心力外耗筋骸雖馬援據鞍尚能矍鑠而班超攬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二

鏡不覺蕭衰恐無以早就大功久當重任自思已熟
求退爲宜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照臨
若日覆露如天況今國不乏人時稱多士有才略在
臣之右齒髮少臣之年俾代處是邦遞臨斯位以之
責效誰曰不然俾前達後生皆無蔽滯由中及外得
以交相成陛下適時之方減微臣固寵之責臣不勝
祈恩懇迫之至謹差某官奉表以聞

代濮陽公王茂元論皇太子表

李商隱

臣茂元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
宰臣鄭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褫魄疆
場馳魂輦轂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茂元

中謝

臣聞

禮贊元良易標明兩是司七鬯以奉宗祧華夏式瞻
邦家大本自昔質文或異步驟雖殊旣立之以賢則
輔之有道北宮養德東序承榮務近正人用光繼體
周則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漢則疏氏二賢商山
四老內揚孝道外盡忠規猶在去彼嫌猜辨其疑似
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四百
年之景祚著于史冊煥若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
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動機先皇太子自正位
春坊傳輝北苑陛下旁延雋乂以贊溫文並學探淵
源氣壓浮競嗜魚不進求玦莫從有王褒之獻箴無
卜蘭之奏賦今縱羸乖睿旨微謙聖心當以猶屬妙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三

齡未加元服或攜徒御時縱逸游樂野夏儲亦常觀
舞南皮魏副屢見飛觴陛下睿發慈仁殷勤指教稍
踰規戒卽震威靈雖伐木析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
筍亦可無虞抑臣又聞父之于子也有嚴訓而無責
善君之于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各務日新並
從夕改同實于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須便遺天性
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爲令子在朝在
野誰日全臣虛牽復之微言失不貳之深旨伏惟陛
下侔覆育于天地霽赫怒于雷霆復許省勵宮闈早
謝師傅蹈殊休于列聖慰欽矚于兆人臣才則荒涼
志惟朴駸因緣代業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士田領大

將之旗鼓當車折檻合首他人瀝膽刺心正當今日
而名非朝籍務切軍機道阻且修佇立以泣龍樓獻
直戴達之詞翰莫聞鳳闕拜章張儼之精誠未泯干
冒宸極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遣某官某奉表陳論
以聞

代僕射濮陽公王茂元遺表

李商隱

臣茂元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於元天蒲柳望秋
必凋華於厚夜況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頓侵
精神坐竭竈乏傳薪之火餘燄幾何隙無留影之駒
殘光卽盡叩心戀闕忍死封章叫白日而不回望青
天而永訣臣茂元

中謝

臣雖忝望族本實將家自先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四

臣出惣郊圻遇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
遂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因以上書
自薦求通千時預試芸香作吏始筮仕於德宗瑞節
臨戎復分憂於陛下雖性分有限而忠誠不移固無
韓彭爲將之能實慕趙竇散財之義兩踰嶺嶠四建
牙旗約已潔身絕甘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於子孫
厚祿萬鍾惠頗霑於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
事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古潛謀洛
邑託以郡邸人之甲兵臣當時爲元膺竇僚值師古
竊發藍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爲麾兵虜其元帥遂以
將材相許戎統見期頡頏遐途纂脩舊服光陰荏苒

遷授頻仍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是孽童拒詔之初臣方將奮勵疲驚指揮精銳所冀解鞍赤狄息駕晉城大攘蜂蠆之羣以雪神人之憤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少衰人一其心士百其勇鸞頷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實負伏波之願而精誠靡著素心見違援桴之意方堅就木之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臙及筋骸藥劑之攻擊愈深神祇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錄收氣人寰復然無望於死灰更起難同於仆樹然臣素窺長者曾慕達人省知變化之端麤識死生之理豈其有貪富貴敢冀長延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胄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五

長免對弓莫彎思犬馬以自悲悼鐘漏之先迫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以流伏弋而無血可略臣茂元 中謝 其行營三軍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訖並皆授之方畧各有司存至於旬日必無逗撓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帥之時紫殿承恩彤庭入對躬瞻堯日親沐舜風獲睹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卽北方小寇東土微妖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汗陛下之鈇鑕伏願時推明畧光闡睿圖內則收德裕讓夷紳鉉之嘉謨外則任彥佐元達宰沔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瘞玉勒成鏤金垂烈臣雖

百死復何恨焉臣精爽已虧言辭失次氣無復續蒙
以纊而莫勝口不能言飯用貝而何益故國千里明
君萬年永捐覆載之恩長入幽冥之路殘魂不昧雖
溫序之思歸枯骨有知遇杜回而必亢迴望昭代哀
號不能無任荒憊攀戀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

宋

謝澶州簽判表

程 顥

伏念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羸修智識無取陛
下講圖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
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驚惟知直道以事君
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濶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表

十六

嘗剝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能繩愆糾繆固不
願沽直賣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劾之
章繼上闔門之請空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
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諍論之氣亦懼廢賞
刑之實力形奏述恭候誅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極
天清明普日臨照洞正邪之心迹辨真僞於幽微察
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實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
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
容之恩重益愈於山嶽臣敢不曰新素學力蹈所知
秉心不同信道愈篤願狗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
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劄子

宋

論知澶州李昭亮劄子

包拯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復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爲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道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責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爲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爲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 劄子

十七

而不行爲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

裁擇

檄

唐

代濮陽公王茂元檄劉稹文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欵至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並爲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貝纔畢褫衣莫陳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檄

十八

毅之忠將覆欒書之族此僕隸之所共惜兒女之所同悲況其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五十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加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

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復命其義甚著其恩莫階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齜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故度其始而議其終摹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一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

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秘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牆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之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鬪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

之裁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
燕趙中山淮揚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
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
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閭者不能爲
謀明者固已先去悔而莫及未如之何先太尉與李
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並
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維揚
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欵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
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
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侔
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
檄

二十

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
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尙強
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速
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
於魏郊連兵轉戰縣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
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
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
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
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北闕
棄尸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髀少者扼腕謂朝廷
不卽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

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隳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殮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于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宏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

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于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于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于匪人效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于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

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尙淹歸歎未整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戟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扼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拗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洺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數州之殘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 檄

二十二

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汙潞人之俗封帛增歛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

元頓首

記

元

大成廟神主記

張禎

禎至州之六年見大成廟正殿先師配位皆有塑像而從祀獨空壁無所據乃作主於廟自先師而下爲數百有九顯其封爵諡號爲次進牲酒以妥而侑之以樂文學掾張克惠趨進曰木主古禮也俾世守而勿壞請勒諸石以示永久庶來者有考焉禎謂三代祀必有尸廟必有主以其有始終象人道也故圓首而方趺厚取二博取三竅其傍以通中神明之也日月之會周流於三十而爲歲之始終主以十有二寸象次舍也參乎兩間以超乎萬物之表者人也出類拔萃配天地備陰陽者聖賢也尸祝有道廟祝有常其視形像彷彿於萬一而茫昧不可記者不亦有間乎哉

崇義書院記

張以寧

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前國子生唐兀氏崇喜新作廟學於開州濮陽縣之郵旣成十六年秋獻粟五百石藁萬束於縣官以佐軍興十八年夏四月中書禮部符下大名路賜額崇義書院旌義士勸齊民也初崇喜之祖贈敦武府君還僑於澶至治癸卯創塾於室之西北陬南北爲楹者九東西廣亦如之泰定間考忠顯府君議廣前規抱志以終君旣仕奮然曰幸生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三

聖明荷國寵榮繫祖考遺德是賴其曷爲報稱遂捐
金出粟購材命工首成堂三門顏曰亦樂尋買地三
畝創禮殿額曰大成締構堅固丹碧黝堊煥然巍然
旣而櫺星周廡齋館庖湑次第畢備買田四頃五十
畝有奇著於籍延聘儒師訓迪士子凡醴齊饕飲幣
帛脯脩之需胥此出也前此官未錫名無以列諸學
院大懼弗稱及是縣上其事故獲是命余聞之曰善
作者不必善成是舉也起於敦武歷世有三用財巨
萬始克成其事於君豈易也夫蓋其興學以光先獻
不忘本孝也輸家以助國費不忘祿忠也維忠與孝
天下大義今世類皆學孔氏者也若崇喜之所爲者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四

能幾人哉爰爲之記

明

郭忠烈公祠記

王景彰

開州爲古河朔地大河環繞土厚水深其融結磅礴
之氣蒼蔚而成英烈之風以故賢傑挺生奇才輩出
而慷慨激烈與日月爭光者於唐則有吳忠公淑於
元則有伯顏文節公師聖若城亡與亡父子殉節郭
忠烈公其尤著者也按本傳公諱嘉祖昂父惠俱以
戰功顯公慷慨有大志登泰定三年進士第累遷廣
寧路總管有詔團練義兵公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
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東方諸郡錢糧之富甲兵

之精稱公爲最至正十八年賊至圍城垣數十里有
大呼者曰何不出降公射之中頰賊稍退遂開西門
逐之父子皆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等處行省
右丞封太原郡公諡忠烈我朝武功耆定海寓統一
洪武三年詔訪天下死節之臣本州判官歐陽萃以
公事上聞上嘉其死事詔大名開州立廟祀焉嗚呼
元有天下百餘年平日高爵厚祿名列朝紳者不知
凡幾迨其末造王政不綱天下瓦解郡縣守土之臣
多望風逃遁而廣寧一路公獨竭力拒守捐軀殉難
諡之曰忠烈洵不愧矣今新朝定鼎不以勝國孤臣
稍存異視特詔建祠立祀千秋曠典何其隆歟開州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五

公桑梓之邦也有司遵明詔創建祠宇奉公入祀將
見潔籩豆以靜嘉妥忠魂於陟降後之駿奔廟中者
有不起敬起慕景仰遺徽而永永弗替也哉是爲記

重建儒學記

陳鑑

今之所謂良有司者會計當簿書簡案牘清賦稅足
刑獄理而已矣然皆未得乎爲政之本也開州雖支
郡賢才數出衛多君子其風猶有存歟抑爲政者知
教化之本而儒士始能奮興也成化庚寅秋予養疴
私第學正劉君蘊玉因國子學正吳先生靜之來謁
子曰開自上虞謝侯伯儀來牧是州教化大行不二
三年郡之宿弊一清百廢俱舉臺院館舍祀典壇壝

之所陰陽醫師之學城闡道梁之屬靡有不飭而興學校之政尤拳拳焉首建櫺星門次繕兩廡值歲歉謀爲中輟至戊子歲和人康乃諏日擇地鳩工庀材躬爲經營得殿西隙地若干高亢明爽堪爲堂構乃經始於是年夏爲堂三楹楹棟維九其衡廣六尋有半縱袤五尋上瓦傍甃下趾以石堅固完好虛敞宏廓靚深倍莖疇昔乃建左右齋齋三楹聯右齋之南虛三楹爲文籍之庫外爲重門楹皆如齋之數堂之後復爲高閣五楹題曰御書之閣閣之陰環列小房三十四楹楹必有號諸生肄業者居焉會饌烹庖之所罔不畢備又購求學西隙地數畝爲屋三區則司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六

教者之廨宇存焉工旣訖不可無記敢告下執事尙惟圖之余謂爲政之道在於端本而欲敦教化培土習必先興學校以爲藏修游息之地故闕宮恤而藻芹誌美青衿賦而佻達貽譏自古及今爲政者所當加意焉今視蘊玉之言若伯儀者是能探教化之本以臨民而敷政者也故記之

大桑樹集記

李珏

大桑在州南三十里當澶蒲之衝土厚而民淳自昔稱善地地有神祠大桑突出高若凌雲柯葉茂密蔭覆百武蓋靈秀之所鍾神明之所培植也環百里內外貿易者咸趨於是故鄉以是名而市亦以是興歷

宋與元未之有改近百年來樹且枯落行人不無有興廢之感丙午春鄉之耆德王君天恩懼盛會之無常而喬木之易於衰朽也乃謀諸楊子世用輩約粟輸金採石於黎陽之巔以徵予文予辭不獲已乃爲之言曰自日中爲市聚天下之民與貨而交易之退而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市之名所由立也是故郡國邑里靡不有市茲地爲澶之通衢南適梁苑北達天雄東連曹濮西接滑濬商賈之來蝟集魚貫列肆分廛山積泉涌王君有會以約之誠義舉也其詞曰母黷貨母侵商母暴寡以衆母凌弱以強母見危而弗恤母見惡而弗匡愛親敬長睦隣訓後以無忝所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七

生每歲季春八日大會於桑翳之下以申明告誡聽之者歷歷不有欣然慰油然而感者乎嘗考古蹟之在天下若樓桑花樹松林大柳皆以物名其鄉顧茲樹也枝葉雖枯本幹尚在倘氣運之復合而理數之相尋則顛木由蘖必有呈奇紀異者況此約以義尤足以崇雅道而挽頽波擬之藍田鄉約相望後先則大桑樹之所恃以爲不朽者不將於予言有徵也哉王君曰唯敢以是訓諸鄉人遂書此以紀歲月云

仰山亭記

潘 塤

澶淵無崇山峻嶺而亭以仰山名者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澶州跨曹衛吞河

朔其磅礴不可量之勢矧碑不可降之氣蓄之久而洩之盛山澤莫敢當草木莫敢受乃恒爲人所得是故生於斯者毓其秀游於斯者振其靈蘊之爲德行爲事業巍乎泰山喬嶽不足爲其高也信乎人所當仰也其尤著者鄉賢則有若汲黯之直諫吳隱之之孝廉名宦則有若王彥章之忠義寇萊公之功業程伯子之道德文章迹其所自立直有以峻極宇宙爲萬代之瞻仰非所爲泰山喬嶽者乎墳不肖以諫官擢貳此邦思前日立朝不得其言而今也不得其職爲可憂憂之如何如古人而已是故爲之祠以致其尊爲之蒸嘗以致其愛爲之奔走以致其慤

斯可以得其人矣乎曰未也吾將讀其書以求之文考其行事以求之迹也服其服以求之動容周旋間也斯可以得其人矣乎曰未也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顏淵之於孔子仰之彌高及其得也如有所立卓爾噫此善仰者也先賢若程伯子學三王孔子之道者諸子雖不若是班而所立甚高則皆吾之所仰欲思而得之者也金沙故麓有翼斯亭暇則與二三同志燕息其間師周公顏子之意以繼吾思以致吾仰庶幾境與神會恍然與諸子參試翱翔而一登乎以告於太守四明張公汝隆曰此吾志也以質於邦之諸君子曰此吾儕之所

素仰也於是乎記

新創泮池記

潘 塤

開州視古侯國舊有學宮而無泮池非制也正德歲
庚辰余承乏署州事將謀爲之艱於費時以填實城
市捐地與民而入其貲可用也猶不足則毀淫祠以
佐其費於是屬其師弟子員而告之則忻然喜白諸
當路而舉之則翕然應始按圖考制面宮墻規地象
璧中分而鑿其半採大伾之石引澶水之泉衛以欄
干如龍斯蟠建以橋門如虹斯卧橋之陰截然侵碧
者邱也邱之上翼然高聳者泮宮坊也東關義路西
建禮門秀拔對峙也西舊有儒林坊而東弗稱乃立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二十九

聖域坊於崇德報功門左遙遙相映示歸宿也是役
也後麥斯舉先穀乃成且百需悉爲之豫是以民罔
知勞與費也時則掌教者偕羣僚暨諸生樂其功之
有成而期其教之行也請紀其事余惟周制天子之
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泮與學一也其所以爲教者
同也是故明之以人倫尚德也教之以三物而先德
行重本也又申之以九射之法觀德也秦漢而下教
法代異尚德之風衰矣我朝酌古之制學必有泮此
周禮所謂縣教象以示教法也開州爲古名郡人才
淵藪而學舍顧獨少此非有司之責哉今之斯舉固
所宜有謂士子望儒林而來繇義路入禮門請於其

師以觀教象庶幾惟德是圖優入聖域亡難也

填實城市記

余 珊

始朱梁時李存審之城德勝也拓之二十四里而城中止一闕之市其他椽茅落落無幾若乃西偏滋益寥泐每秋霖霽溢滙爲巨浸蒿荻蔽目至有白晝攫金而輒忘其處者正德丁丑淮陰潘侯墳來蒞茲州一見曰嗟乎此可鼓而下也尙得爲有城哉請州守張君汝隆徙鄉民之便城郭者創爲街市參布而羣居之首曰賓賢則自鬻門直至城南縱橫糾紛左之東賓賢右之西賓賢南盡城隍西接門南以至於東城而中之北則直置賓賢曰南豐焉又轉而北過舊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

東大街道八蜡廟謂之蜡道繇八蜡東折而南達於東門別爲曲街關衝衢而西而東入北城隅又西至北大街而東與夫北大街迤西開阨塞以便往來則有若北通環倉垣以慎封守則有若北登北登之陰以處優人殊賤良也凡地延袤周匝各若干里廣亦如之至乃西向障者披之埒者復之亟其乘屋綿亘櫛比杼軸相聞回視曩昔若未始有是役也謀於戊寅之冬作於己卯之秋閱兩季而成其爲街十有一市集十有一爲舖舍保甲者有九民之爲家千八十有奇而爲間無慮數千其所拓之地有官若民新若舊大小稱是大可以馳驟小可以容軌新遷之民將

百世於此而長子孫能忘情乎庠生王儒等介余言以誌之是爲記

貞烈祠記

李元

開州舊有二貞烈愍女姜氏是也愍女姓高氏父彥昭忠於唐建中二年李正己反其子納拒命屠其家時女方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不免我何以生爲母與兄將被刑遍拜四方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尙何知問父所在西向哭再拜就死事聞德宗駭歎詔太常諡曰愍姜氏開州人爲元州判谷有源之妾有源疾革謂其妻妾曰吾今知不起汝輩肯予從乎姜氏曰諾及夫卒遂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一

縊而死爰合葬也事聞於朝旌表其門開民慕二烈不置傳其事於鄉乘久乃就逸幾致淪沒正德丙午吾淮潘君伯和以都諫出同知州事顯忠遂良搜訪遺廢得二烈焉別創室於鄉賢祠東以妥貞魂標爲今名議以春秋舉祀事復擇其民一人俾世守焉於戲若愍女者可不謂賢與夫以童年穉齒而能殺身成仁蓋古之達節者也姜氏守死不渝治命有柏舟之遺風焉宜並紀之

重修寇忠愍公祠記

宋訓

嘗讀祭法能捍大患禦大災以勞定國則祀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按宋史景德初契丹兵大入直犯貝

魏在朝諸臣築室道謀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
幸成都獨寇萊公建議請眞宗親幸澶淵及至南城
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公獨請渡河御北門城樓以
懾強敵卒使契丹俯首請盟以去天下乂安而澶州
亦得以無虞者皆公之力也揆諸祭法則澶之祀公
宜矣澶舊有祠在城東隅久而就圯有司修歲事肅
駿奔靡所秩禮余承乏茲土謁公祠惕然曰是烏足
以妥公之神乎政少暇撤而新之作堂三楹前爲軒
張序於左右繚垣闢扉經始於甲子之秋歷幾月工
竣告成於公簠簋壘尊巾洗席燎以蠲以潔莫不靜
嘉邦人士胥說於戲夷考公生平立朝大節以請幸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二

澶淵一事爲最著功在社稷勲列旂常至今彪炳史
冊而公之獲戾終以孤注一言遂至蹶而不振坐竄
南裔是澶州之舉公以之建功亦以之賈禍然當敵
氣方張之會向使微公則汴京弗守不俟於靖康而
大河南北早爲戎馬之場矣澶之爲澶又何論焉然
則公雖終老雷州而功德之被於澶者甚深宜澶之
人終古弗忘也今雖時代屢更而俎豆馨香堂廡昭
列庶幾公之神亦樂爲憑依也乎是爲記

名宦鄉賢祠記

王崇慶

州有鄉賢祠舊矣淮陽同年潘公墳正德丁丑春來
判吾開謂其祠近庖溷且未嘗及名宦又未嘗次以

序非所以崇先哲而詔來茲也於是始白之當路叅之輿論考之典籍而爲名宦鄉賢祠焉先是前守池陽李公毀郡之淫祠爲三忠祠工未完輒以轉官去公遂以前祠往遷而復增以隙地以建廊廡諸制復顏其門曰崇德報功蓋規爲區畫視昔有加焉前曰名宦祠則以寇萊公爲主而附以慕容公遐者十七人所以勵宦於斯者也繼曰鄉賢祠則以汲黯爲主而附以郭公昂者十五人所以勵生於斯者也位以次定行以實錄始於丁丑之夏五月迄工於戊寅之秋七月百年之典至是始備矣今夫節義廉恥之在人猶元氣之在天地不可以一日缺焉者也不可

一日缺則不可一日毀也是故元祐之碑在當時則爲黨人在後世則以爲端士何也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吾嘗慨夫三代以還道喪俗敝雖繼以孔孟而不能回天下之陋所賴六經之一脈存焉耳開爲河朔重郡王化所先則其得人之盛宜復何如而上下數千百年乃僅止是益信孔子之所謂才難也雖然才之不可多得者數也理之不可不勉者人也彼功業如寇萊公文章如程明道忠鯁如汲長孺可不謂偉乎而夷考其故則以其人事之自修而已吾徒從事聖賢而可自棄也哉歲時奉祀登歌廟堂肅然對越其必有感今懷昔而黽勉思齊者乎讀其文也又

從而思其功烈其必有特立獨出以鳴國家之盛與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者乎過其祠從而論其人曰某嘗宦遊於斯某嘗生長於斯今皆照人耳目昭然若前日事彼獨何人而乃如此也則又必有發憤忘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者則公也是舉固大有補於名教矣夫爲政而先之以名教古之道也彼規矩於簿書期會者曾如是否耶是役也公實主之同寅諸公實協力爲之前守李公之志乃因以成之衆善之集一舉而兼得之矣烈女祠則附祀於門左其右則別爲一室曰仰山亭後之同事者亦可以深長思矣辱公之命強以此答不識諸君子以爲何如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四

明道書院記

王圻

自鷺湖鹿洞聚徒講學而書院之名遂見重於天下於是郡國學宮而外皆建講舍掄學校之秀而使之肄業焉俾學者請業有師講習得朋上以宏菁莪棫樸之休下以明身心性道之學揆厥所由卽本於師氏保氏之遺法也開州有明道書院以祠宋大儒程純公嘉靖間州守龍君大有勅建書院專祠奉公此書院所繇始距今三十年傾圯殆盡噫是何成之難而毀之易耶余假守浹月過而有感謀所以舉之而拙於力遂以秩俸攄材鳩庸程勞命日剗劂並作黜墜咸施不十旬而工以成告計其楹最後爲祠堂者

五室之前講堂稱是內外左右箇庖湏具焉匠以崇垣址仍其舊而敞麗有加三十年之頽廢一朝盡復舊觀官不告勞役不告疲衅落旣畢進經生學士而肄業其中是宜有以記之謹按明道夫子當宋盛時以道學大儒倡於河洛上承鄒魯世方期以大用庶幾復見治化之隆乃立朝未久輒領外秩其僉判鎮寧撫納程昉之虐卒遣塞曹村之決埽載在史傳而講道淑人入春風之座被薰陶涵育者不知凡幾今雖典型已杳而遺澤猶存諸生雖未能親炙光儀而藏脩游息於其中將景行有志俎豆可師有不觀感而興起者乎是爲記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五

重修先賢仲子墓祠記

董漢儒

吾開有仲子墓舊無祠宇正德丁卯直指楊公創建之嘉靖萬厯間吉吳兩直指相繼修葺吉公又立賢裔名完者俾主祀事泰昌元年冬直指周公奉璽書按澶展拜祠墓時完之孫師孔迎謁陪祀公以賢裔伍於編氓非所以重蒸嘗而馨靈喆也下州覈其系爲給儒冠復以祠宇頽廢捐金檄太守錢公刺史董公撤朽而鼎新之不浹月告成余方總師雲中刺史走請余言以麗諸石余衛產也知衛事少悉謹按一統志仲子墓有三一在清豐縣西南三十里一在長垣縣北三里一在開州北十里州志則云一在清豐

縣西南三十里趙讓村一在長垣縣東關外一在州
戚城東門外滑縣志亦有仲子墓考孔悝之難趙鞅
納蒯瞶於戚仲子入焉結纓而死則墓之在戚城者
無疑也若夫長垣爲古蒲邑或邑人思慕而葬其衣
冠清豐滑縣皆以境壤相接妄爲傳會不足據也夫
式閭表墓者王政之所先也修廢舉墜者又良有司
之所有事也以彼先哲遺踪名賢往蹟千百年後猶
必愛而護之使之流傳奕禩潤色河山況仲子爲聖
門高弟生於斯官於斯沒於斯一抔之土先賢之靈
爽實式憑焉封植以培之廟貌以奉之俎豆以享之
使之歷久常新守土之責亦採風者所不可闕焉而

弗講者也則直指之舉與太守刺史之所爲也固宜
抑余竊有感焉衛國都大河之濱明君哲相代不乏
人乃迄今時異世易皆湮沒於荒烟蔓草間有欲訪
其遺跡而不可得者所謂生時則榮沒則已焉良可
慨也古墓在州境者於君則康叔墓載在魏書地形
志今已無從考據卽孔悝墓亦載於志乘余幼嘗登
戚城見其下隱約有小邱里人云孔悝墓卽此然亦
並無碑誌獨仲子墓歷二千餘年終巍然於古道之
旁佳城葱鬱茂蔭松楸而祠宇之宏敞堂廡庖湏備
具今復得直指諸公修而葺之俾崇封永固輪奐常
昭後之人瞻拜祠墓歲時駿奔其景遺風而生企墓

者又何如哉是爲記

國朝

四鄉濬濠記

孫 榮

今夫天下之大而使鄉自爲衛家自爲守則衆志成城而奸宄自無所容故深溝高壘堅壁清野所以禦敵也而村落之禦盜亦然按澶境形勢一望平行鮮崇山邃谷之險東接曹濮西襟滑濬北枕清豐南則東長二邑分勢犄角環州三百餘里其間村莊堡寨鎮店屯堦不一要皆星羅棋置大小森列儼然有土有人勤司牧之宵旦焉時直屬間有不軌矯虔攘竊致厯當路殷憂遂以築牆濬濠立柵爲萬民周防家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七

室計特疏上請得

旨報可乃下郡邑俾農隙僱工莫敢不飭榮奉

功令不違寧處介馬戴星周歷隱僻雨蓋風帷徧稽勤怠每詣一鄉輒聚父老子弟而曉以綢繆牖戶之意率皆踴躍趨事村落大者令於室廬之外周以高垣依牆濬濠深濶如式而又豎立柵門嚴司啟閉俾得樂有寧宇而安宵寐矣村落小者則督其合力築垣兩道安柵濠雖濬諭令徐謀終事不欲竭民力也至若八九比居六七零處者皆窮簷窶人盜意所不屬止葺墻垣亦可屏蔽而榮更以爲策廬舍而不計道路設有禦人於野者奚以使行旅出其塗乎則又計

程量工築垣於大道縱橫綿亘蜿蜒二百餘里如是而防維謹愷之慮庶無不周誠可使鄉自爲衛家自爲守而奸宄無所容足矣是役也上以副
牧寧之至意下以立捍禦之永圖而榮亦得自盡牧守之職焉爰是記之蓋不忍忘前勞且欲我民時葺而屢省之以保成績於勿壞也

州治墻垣記

孫 榮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固貴乎其設也澶城寥濶鮮修內衛州治西偏率皆曠土前此迭經修葺而未及繚築高垣有司獄庫所寄若同露處余來是邦晨興經畫簿書手口卒瘝向晦或將偃息而怵怵中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八

宵目難交睫擬勤垣墉爲孔固計如我民力役何逮爲政之四年而民有室廬矣野有蓋藏矣器不苦窳而物無疵癘矣曰斯可矣爰始庀材有事版築爲授餐於荷鍤者俾之勤力焉於是不終旬而高墉屹屹回環四周雖百堵之作而儼然獲藩籬之固庶幾有合於設險之義獄庫廨宇其少虞乎更以餘力增造兩廡椽曹併廳事儀門咸加整葺規模宏峻非復舊觀凡此皆不擾民不傷財而余親爲經理以集事者也是用記之以垂來者

墾荒記

孫 榮

古云爲政者務盡地利又云善爲國者措國於不涸

之源則裕賦要矣禹貢納總納結之制獨詳甸服則
言裕賦於畿輔尤爲要矣開額地二萬有奇經流氛
蹂躪黃水衝沒至我

朝定鼎僅徵熟地五千頃耳民氣重創生聚維艱迨康熙
六年冬榮來是邦簡閱賦役全書荒地尙有六千餘
頃先是

朝廷曾下限年督墾之令旋虞有司亟考成勒溢報累包
賠也爰更令曰觀墾蓋不欲急切以傷民力而使之
寬然獲耰鋤之樂漸闢汙菜耳爲有司者能不奉
上德意以徐施勸誘哉榮又曰鰓鰓焉懼民力易竭也既
已休息之而更欲使之乘時荷鍤畢趨於農乃六十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三十九

年遇災矣至九年又災卽已熟者尙虞其荒安能使
荒者盡爲熟耶此時責以力墾猶責尪羸之夫而扛
鼎也故三四年中雖加意招集安插而墾地止十之
三洎乎十一年災傷不作雨暘時若天時得矣地利
可興於是循行阡陌屢咨田畯保介而勞徠之南畝
之內耜鋤雲興而向之彌望榛莽者且轉爲油油禾
黍矣芑州中地勢遼濶兵燹之後魚鱗冊籍旣已不
存又經流亡業戶主名無可根究其間報墾者固多
而未報者亦不少榮復嚴諭里甲逐里清勘按甲覈
查是以一歲之中陸續報出仍俟之三載以後起科
計增墾地共四千頃復正供缺額銀萬兩餘自此菑

畚得播遊情有歸酌酌原隰可漸成沃壤矣夫以流
亡之衆而招之使來聚之使墾數年中所經營不敢
少怠者若此然而非敢云榮之功也皆賴

聖朝寬大天氣協和故戶口日滋瑞穗被野民有餘力地
無遺利耳倘觀風者入是國以爲穢蕪治田野闢可
匹於昔之李愷張全義者榮且敬謝不敏

建文昌閣記

孫 榮

澶淵地近

畿甸

聲教所蒸涵濡尤近且星分東壁應文章之府宜乎人才
輩出蔚爲國華而年來科第寥寥何歟說者謂城中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四十

形勢署舍市廛梵林神觀咸集巽區而坤隅獨成曠
莽匪特位置偏欹抑亦地脉弗聚仕籍之未廣或以
此故余從政是邦思有以振興之考州治之西南向
有

文昌閣歲久頽廢議加鼎新謀之鄉大夫都人士僉曰
可乃擴基址構傑閣培堤植柳祀

文昌像於其中俾平衍寥廓之區一旦飛甍高棟聳然
特出洵足增坤隅形勢矣歲在壬子更建堂三楹立
東西序齋堦庶靚深籩豆有秩用以妥神明而集多
士因榜其堂曰敬業令學者以時校課其間得淬勵
自新益奮其志而應當世之求余於此則更有說矣

夫士之克自振拔者恒不藉地靈而顯昔人以學問之道比功穡事謂如農之有畔朝耘夕耔是薦是芟無越思焉而後有穫記曰君子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古人致專其業如此然則士之加勉者固自有在形勢之說宜不足限之也況澶夙稱文藪偉人間出古無暇論卽勝國名賢如紀僉憲之耆德宿學王冢宰之質行高文朱太僕之直節讜言董少保之崇勲偉伐皆凌邁一時踔絕後世絜豈盡藉地靈要惟克自樹立以振拔流俗耳繼自今多士尙益力於其業毋徒爲咀華含英已也必期涵泳指歸究極要眇冀應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四十一

朝廷之選爲時偉人追踵鄉先喆斯可矣余不敏愧未能廣菁莪之化樂育英賢而率捐冰俸襄以羣力所屬望於多士者良厚工旣竣聊記其經始梗概并以敬業之意爲都人士勸焉務期以人重地勿使以地重人也

修復先賢蘧子墓記

李符清

開州城南有瑕邨卽伯玉從公叔文子所升處也其南五十里曰蘧村相傳爲伯玉故里墓亦在是年遠湮沒無識者歲癸亥春余來牧是州州人始得墓踪跡集金而封樹焉請余爲記余嘗讀曹大家東征賦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邨墳李善注陳留

風俗傳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長垣志城南八里有伯玉墓列入祀典府志通志皆同是伯玉墓應在長垣又閱三國魏志中山王袞疾困勅其官屬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濮陽卽今治墓又當在州境此二說者宜何從焉或者謂曹大家爲東漢時人去古未遠子穀爲陳留長長垣屬陳留見聞應不謬中山王袞去曹大家又百餘年傳聞異詞或有未確歟然余考魏志袞於黃初七年由贊王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六年始改封中山是袞在濮陽者凡四年境內之事考證必真且其言曰吾望其

墓常想其遺風當時濮陽之有伯玉墓尤信而有徵視曹大家從洛至陳留道出長垣征車泣止僅得之道路之言爲足據也且古之賢人君子遺跡之所存後人傳會者多矣卽如州北戚城有仲子墓仲子死於戚墓宜在是乃長垣亦有之仲子嘗爲蒲邑大夫墓在是尙有說而清豐涓縣亦皆有之載諸志乘長垣之有伯玉墓亦猶是也因曹大家一言沿誤至今今州人獨能於二千餘年之後求其邛隴而修復之雖桑梓之地先賢之靈爽實式憑之亦州人景仰之誠心有以感召之耳夫政教之本在順人心而端趨向以州人之慕賢貴德如此將董之以教化澤之以

詩書衛多君子之風庶幾其再見矣乎此固司牧者之所樂子也因為辨其疑似而記其歲月蘧村莊人捐資以若干崇其墓並建享殿廡門如制以若干建祠於瑕邶春秋祭祀以州判官就近主之余并爲是莊免其雜役惟大役如舊亦勸善之意云爾

瑕邶記

李符清

開州古爲衛地城南十八里曰瑕邶卽檀弓所載公叔文子與蘧伯玉同升處也嘉慶癸亥暮春余來牧斯土公餘訪其蹟遙望邶高數尋巋然獨峙至其隈林木交蔭清流環繞度以石橋立寺門四野空曠千里在目是日也雲斂氣清天無纖翳西望黎陽大伾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四十三

樹石可辨東南泰岱亦在雲烟飄渺間開境界中州其地率平衍無崇山峻嶺大陵高阜茲邶獨負土而起誠勝境也邶縱橫十五丈西附小邶斜通畧約中有宮有廟有樓閣獨無文子伯玉祠亦無游人憩息之所意甚歉然因建二賢祠於邶東並構層軒於小邶上四窻洞濶可以宴息遊覽洵足樂矣昔文子曰樂哉斯邶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其意蓋有諷焉以樂之私於已也夫爲民牧者當以民之樂爲樂而不自樂其樂余牧開半載卽遇河決黃池漫溢東南境民之田園廬舍悉被淹沒祇奉

聖天子德意撫綏而安集之惴惴焉惟恐民氣之不和民

心之不樂也今者時和年豐盜賊屏息斯邱之亭臺
花木增勝昔時文人逸士游詠其上而樂之田父野
老樵夫牧豎徜徉其間而樂之則民之樂卽余之樂
也余旣賦詩泐石以志余之樂而復爲之記

開州西文昌宮碑記

李符清

皇帝御極之六年夏五月以

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蹟最
著

詔每歲春秋致祭頒行天下典至隆也而開州之西

文昌宮適於是時創修先是紳士等於城東建

文昌宮其地空曠縮版而陜度塗暨而丹雘望之偉而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記

四十四

椽題堅而瓴甃翔而簷阿嚴而階陛煥然奪目或曰
開舊有

文昌宮在城西其遺址尙存宜復建之黔南張君創其
始畧具規模以終養去吳興孫君攝篆復謀之工未
成又受余代去余自癸亥來牧與紳士多方經營又
捐貲以勸之今甲子春工方竣因求余文爲記余按
文昌六星距西北去極三十四度半日上將曰次將
曰貴相曰司命曰司祿曰司權在北斗魁前其形如筐
天官書所謂斗魁戴筐是也六星爲天之六府六府
者六經之府也其星大小均明則王者致太平而天
瑞臻光芒潤澤則文事修而萬物咸和蓋國家之風

化上應天象其理不爽有如此我

朝重熙累洽

教澤龐鴻凡所以正士風開文運者莫不鋪張而揚厲之
況

文昌帝君專祿命之權司斯文之化九州四海可勿體
聖天子之意而虔其崇祀也哉或疑開城有二

文昌宮似近於贅余以爲不然昔東坡云鑿井得泉水
不專在於是夫神固無往而不在也又何嫌乎東西
哉是役也闔州紳民醵金數千金功僅成十之六七
夾堤莊紳民繼任其事功始克成余因免其雜役復
泐諸石以爲好義者勸也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序

四十五

序

國朝

濮陽谷氏族譜序

李符清

族之有譜蓋仿古大宗之遺意也宋有蘇譜有歐譜
皆足爲後世法嘗見士大夫著書立說思垂名於不
朽而獨於本源之地或未之講求余甚惑焉不觀之
江河乎今夫江河之大浩浩萬里其發源於岷山崑
崙也人皆知之然使流波餘脉曰就淤塞則必不能
上溯夫岷山崑崙而江河且有時而絕余於濮陽谷
氏族譜有取焉谷氏之譜凡三續矣嘉慶癸亥春余
來牧某攜其譜謁余求序余按譜有世系所以明宗

法也有傳所以紀事蹟也有行述有恩數所以善繼述而彰前徽也有文藝有瑩圖所以存著作而重祭典也終之以家範守先人之良規也譜以所知者爲始法蘇譜也歷三十年而一續法歐譜也谷氏在金元爲著姓前明景泰間有官至方伯著其他科第亦代不乏人夫爲子孫者能尊祖敬宗不墮先業將見源遠流長繼繼繩繩可以綿百世於勿替矣余故樂爲之序

書

唐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書

四十六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而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滲漉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貴顯者蓋

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嗚嗚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書

四十七

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傳

明

寧遠伯韋平傳

韋秦

韋平故元寧遠伯也其先爲鄭州陽武人祖意從宋端宗徙福州又徙廣州宋亡乃聚族而謀所適先是紹興時其族有名永壽者與金人戰和州子世堅救之同死張浚言於朝贈官有差意私念忠孝家學此其著矣遂攜子爰之訪而依之往來和州及滁徐廣德間久乃買田鳳陽之靈璧遂家焉及元順帝至元元年爰之生平於靈璧又十年爰之卒又八年平生十有八齡矣是年爲至正十二年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賊詔得爵賞誅殺閫外專之平遂應募爲技勇第一授先鋒使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以鏃矢射中脫脫馬平奮勇先登斬其三十七人濟師大破之中脫脫馬平奮勇先登斬其三十七人濟師大破之

於是賊遁去脫脫承制封拜平等五人各爲伯有食邑平爲寧遠伯食邑贊皇越十四年平從脫脫征高郵分兵定六合賊勢大蹙而奸臣哈麻風御史劾奏脫脫出師畧無寸功削官爵安置淮安諸將或駭散平獨依之不去至十五年四月哈麻竟矯詔鳩殺脫脫平同功四人惟賈魯先亡其三人在朝者皆爲哈麻摭摭他事所中死平以在外獲免爲脫脫持服三年十九年八月從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遁去二十年同察罕守石領關以南二十一年從察罕克山東田豐降二十二年察罕引兵圍益都平數白察罕謂豐不可信察罕不從果爲豐所刺平適在

他軍不得從詔其子擴廓帖木兒代之擴廓先知平
屢言豐不可信因與平結盟爲兄弟穴地殺豐及其
黨平力居多二十三年李羅木兒遣兵攻冀寧至石
領關擴廓大不堪曰是不睦於先將軍以致有指關
分戍之詔今復來攻我是不可忍平止之曰彼不知
有朝廷矣卽朝廷不能問其如臣節何我不可以效
尤也無已其請於朝擴廓不從大破之平因謝病去
二十四年李羅謀逆削官爵遂舉兵犯關詔復其官
爵使平章政事二十五年太子大發兵討李羅李羅
伏誅太子始至自冀寧擴廓雖有奉太子之舉而平
不與其事至二十七年八月貊高殺衛輝彰德守禦

官上疏以擴廓歲與官軍讐殺故不能俛首聽命乞
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臣等自當奉命於是擴
廓始悔懼詣平謝強起與共事平曰吾觀天象國事
去矣且吾卽出何足當緩急擴廓固請乃復出十月
我太祖果遣徐常二大將軍北定中原平家族在贊
皇者闔門殉難擴廓亦還沙漠平始削髮衣衲子衣
匿族譜以逃至開州城西七十里曰井店堡者結夏
焉久乃吐實娶於馬氏生子四先是爰之舉平時有
一道人請見曰是名世之人惜弗得乘時遇主然猶
應至五等之爵但末路艱虞耳然要當臻上壽開家
河北言訖不見爰之心異之平後竟至宣德十年始

卒得壽一百有一歲

楊節婦傳

劉 矩

節婦姓楊氏處士成之長女也性慈慧有才智早失父鞠於母氏年十六歸里人劉允貞劉充南都光祿膳役攜之同往渡淮劉溺舟人睨視弗敢救婦亟投楫援之以出見者驚異既至金陵事劉彌慎雖艱於衣食以勤儉濟之洪武辛未冬劉死遺女一曰同子一曰本本方一歲越明年偕家人攜其孤與柩北歸葬旦暮泣涕三載如一日姑嘗卧病累月奉侍左右晷無怠容及姑沒喪葬盡禮每語及未嘗不流涕歷久不渝也初族人憐氏少且貧而無倚勸之嫁婦矢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傳

五十

曰夫死屬我以子女還家撫育延嗣續我曰諾今豈可背邪辭氣甚厲觀者以爲新免喪是以言若是既踰年復勸之言如初自是人無復敢問者每垂涕謂本曰汝父不幸客死得攜汝扶柩涉江湖遠歸全活至今曰天也汝旣漸長可弗知自立乎本方垂髻聞母言晨昏務所業督課甚嚴本以是不敢少怠永樂庚子本舉於鄉出尹太原臨邑克舉所職有循吏風君子謂本之才且賢實母氏教誨之力也時年八十有四就養於臨邑猶諄諄然誨其子以恤民順理爲治歲乙亥州牧李迪上其事詔旌異之

論曰貞松之產始與凡材無異及其旣長凌雲霄傲

霜雪節操無少渝始見其有所異也今觀劉母守人
之所弗能守自始徂終其節益厲以視巾幗中之庸
庸者詎不霄壤哉

烈婦劉氏傳

余 珊

劉氏開州潘村里人處士鉞之女配同里馬偉子載
圖爲室性慧婉不苟言笑事翁姑以孝聞載圖年十
八治經術將試徙就學宮劉與偕篝燈佐讀每至漏
下二十刻乃已時淮陰潘君伯和以諫官出知開州
取唐高愍女元姜貞婦暨諸賢媛祀之學宮旁春秋
簿正祭物從以鼓吹劉扃戶隙窺之嘖嘖稱歎居一
年而夫病劉氏奉湯藥累月衣不解帶及夫卒乏嗣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傳

五十一

氏哭之哀垂絕者數四仰天長號曰翁一子亡餘年
尚可俟妾終天已矣奚恃以生爲左右白翁姑防之
嚴得弗死已卯十二月一日以其夫櫬還潘村卜葬
其兄往候之問曰母來乎曰病曰嗟弗見已兄弗測
也是夕給防者出遂縊死

論曰古今表烈婦者多矣然非明於大義重以堅貞
則當一時悲楚激而輕生致使堂上瑩子遺孤伶仃
終不若凜節操以持門戶茹冰蘖以延宗祧之爲正
也使載圖有子劉當撫育以延嗣可也或其翁年衰
邁終須奉養亦不當以死殉也乃身少嗣絕翁中年
尚可舉嗣禮婦人嫁則從夫夫死從子靡夫曷歸靡

子曷從由是而死則其死也正矣偉雖弗幸乃見家
則而潘君之崇教化重節烈使閨壺從風亦足多云
碑

唐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

元載

皇帝正位建元之二年巡狩至陝郊季冬旋軫鎬京
乃春王正月臨前殿延羣臣制詔太常卿衛公鴻漸
研機味道圖疑作國翰人師俾時不迷倚以爲相史臣
載與公同官西掖聯務中樞入則並金門躋玉堂出
則偕車輿馳廣路好我不淺德公亦深逮於薨殂得
入公之室睹公之奧節以危難而固義以顛沛而彰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二

故得復公之道察公之行開而當名品物定辭觀公
之辨政消煩解結逢機立斷試公之與物葯未扣猶
陪行止彌留方殆必叅嘗葯禱名者世人之所重終
不爲天適見公不在居死者有情之至哀賢於貴生
益知公之能達古史之云流美而不揚乃廢職書而
或畧近亦誣以上四行疑有誤若然者則刊盛德於山阿藏
茂勲於王府可也公帝堯之胄家於京兆春秋末諸
侯耗盡炎黃唐虞之苗裔鮮有存者范宣子猶廣稱
世閱盛誇穆叔而經秦涉漢百王千載名公大人駢
衡繼武元宗朝叔考暹門下侍郎平章事以清節居
東府垂拱中大父愼行荊州刺史以文武式南邦開

元之際皇考鵬舉安州都督以大名蒞淮浦公杜陵
男子遼廓不羈性與道合旁通多可思挹溟海自涯
皆返將窺語嘿杳然難究輒孩老子聖人皆孩之時人不屑
下位歷揚州叅軍華縣尉大理評事司直關內度支
副使虛已而不疵於物存誠而受汙於俗天寶末將
相交隙海內寒心家有襄陵之憂人懷崩角之懼公
以爲期死不勇必生非任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於是
始有濟難勤王拯溺定傾之意祿山果憑豺豕凌虐
京畿鞏洛成隴荒崑函爲障塞命信臣粹一作率扼二
華之險守河渭之隘以挫其鋒分河隴材官據南陽
當宛葉以遏其勢朔方節度中書令汾陽王發緣邊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三

利兵畧雲中出井陘以制其後汾陽拔公爲戎副倚
公以幕畫公議無返顧計不旋踵戒器蒐乘接食饋
軍斯須決機閑暇辨劇故佩鐸凶徒未鼓而破恒陽
逆守先聲而屈時大兵深入後計在完勅公西歸本
軍鎮撫喻告調發兵食保綏華戎會哥舒翰亦有內忌二字
出師桃林以不計合戰旣而從散約解形離勢沮六
軍折北而莫濟上將授元而不歸強寇犯關長戟指
闕元宗西逃巴蜀駐蹕槐里俾肅宗不從元詔馬下受
辭徵兵朔方東向問罪付以神器之重勗以興復之
謀肅宗承命感咽北馳惶怖邠郊無館穀之犒安定
絕薪葛之餼始誅二守物情尙疑衆纔一旅邊郡猶

驚遂踰平涼出蕭關直趣豐安阻河爲固公乘疾一

涼出二字

西上奏謁於白草頓請借前箸以圖安危靈州

四臨兵車之會長安新破人心正搖姦豪竊窺雜種
圓目衆情一呼而可潰危機視景而斯發北轅未改
舍此奚之豐安僻界西垂北臨沙漠候吏不至疲兵
徑度儻軍門宴關迴舟未具蒼皇朔裔蹈據無所非
策之上也因條列市租計入幕府文書守便宜山川
要害肅宗撫公背曰靈武卽我之關中河內卿亦吾
之蕭何寇恂虜在目中凶讐不足殄也卽日大駕移
幸靈州守則完郭戰有全兵伐鼓舉麾下令風生東
極榆谿西泊先零莫不裹飯而趨揭弓而走重足揮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四

汗惟恐居後肅宗雖受傳國之誥平戎之約謙讓未
發守持益固願以撫軍討賊賊盡歸報遙稟威畧不
正位號公與御史中丞斐冕率呼韓單于羗戎君長
校尉部曲塞翁老將頓首勸進封章十上肅宗深自
閉絕留中寢苔公獨排闥及霽披誠見意哀辭扣玉
瀝血灑一作淚地以爲命不得廢讐不可玩稽天後時
物駭人散文武之業墜而莫振非天子之孝也上亦
躊躇感動迴慮遷思公乃陳儀撰吉登帝大位於是
義徒推轂回紇橫厲蹴踏咸陽網羅關外救楚請命
夷凶滌穢收秦復洛詔帝霸世皆公之力也定策之
初旣以大功推裴郭疇庸之際竟以常資爲侍郎達

者多公之遠名明主善公之能讓披我荆棘在主簿

而難忘張良布衣固封留而已足五涼四戰之郊一作

國荆州用武之地會嵇淝河之險二都初定九服猶

虞傾側動搖三方尤急東西萬里出入十年仗節擁

麾更居迭撫公之在鎮河西無盜邊之警洞庭見三

苗之禍海寇不動甌閩順軌得公之効也如彼公之

罷守袁晁陷山越康元燒夷陵犬戎奪酒泉匈奴舒

右臂失公之患也如此今上卽位以公先帝大臣明

於治亂漢庭儒雅習於制度往踐常伯登於相府禮

崩樂缺自公綴之國綱天憲實公持之爲上從容論

天下事甚衆潛跡密啟一作明可否者非一慎深於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五

削弊功隱於詭詞永泰中西南大將暴狼淫虐腹心

坐離師衆四潰雖事迫理順而形疑勢拒皇帝憫百

姓之不辜哀羣校之罹毒公奉辭授鉞戰車詣蜀辨

邪正於一言安萬夫之反側始公未至皆鴟張內恐

狼顧外視及公申令則饑疑作飽德飲和且舞式歌岷

峩旣平雙流已清衛公告成乃眷以寧帝曰丞相善

謀能權蹈難履危勤畧憂邊瑀弓弭旆策動勞旋公

拜稽首天子萬年公有濟世勘難之才遺物離人之

政自深報以寧抵每乘流而汨波及位極台衡勲高

梁益未脫羈瑣終悲晚暮雖陳乞已屢而優眷愈深

來朝之明年首夏初吉以東都河南吳越荆楚保釐

之任分鎮之務俾公居中總統遙領是歲仲冬月朔
羸億遜位及乎既望生涯告盡留誠諸子申約道侶
罷塗車芻靈之送黜聚儂豚楯之飾捐牢廢禮不封
不樹解綬脫紳稅囊親主疑作待久客一作得而稽
變是留歸而隔至從吾所好示祛俗累乃隱几喪偶
知常委蛻恬然而終宴然而逝非合氣於漠得全於
天駭形而忘損心具宅而無情死者其孰能至此極
也惟公學奧九流技括衆藝忘象遺數達者知禮存
於身而致於用也吉凶悔吝散徽破詭應於化而鮮
於物也技經肯綮理悟神對宜其翼宣大政左右明
聖位冠羣后聲施來裔載不虞非據偶得累公責重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六

憂深心昏意擾公則宏我以命起予以道未嘗不體
平神清忽在世表以過必告我躬是保實欲依公戮
力仰蒼元造然後乞恩歸印相誓將老今左相齊公
與子雙拜齊公全才稀售懷寶鄙試塵垢粃糠陶鑄
名器頡頑委運俯仰隨俗及乎培風撫翼立朝當國
則骨鯁魁壘奮揚蹈厲端莊寤主饑渴憂世執邪遵
法起墜振廢方知達觀無早計月固不勝火逢指就
而知人拆大水而惟我時稱並用房杜所謂同登管
樂式是百辟惠余小子爲新非固服我甚忘散袞末
卷高秋已行惟余與王相顧永傷鄙夫誅德齊公灑
翰將愧強名慙蔡篆之以疑其詞曰陽驕必拆陰勝

亦邪剛柔雜居賢聖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爲保
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舖糟末位致命
危邦自西徂東足跣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
指揮雲合風從定計詔帝革暴鋤凶追殊獨潔進不
爭功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
形扃思深志遠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折耀白晝
徂暉依仁孔夙履信不暮自天之佑宜無悔怒天之
薦瘥時丁耗斃音蠹如魚思涉若廢網罟或歲大旱孰
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
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離披延陵已達弋
者何知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七

安州刺史杜公神道碑

楊炎

受正性者德之元纂重侯者業之盛君子體仁以合
德積學以感通著於神明光於後嗣者其爲杜公乎
公諱鵬舉字某其先京兆人也七代祖諱模後魏爲
濮陽守衛人宜之子孫世居東郡故今爲濮陽人夏
有豢龍之官周封唐杜之國世載侯伯勲藏晉魯周
公錫命元旗火龍拯三代之衰參五霸之業斯保姓
之始也漢有建平侯策定中興晉有當陽侯克并南
夏其食豐鄙盛西郊之黻冕其分邢濮祚東國之山
河斯不朽之宗也濮陽生陳留太守諱亮陳留生高
祖北齊膠州刺史竟陵公諱加竟陵生曾祖隨鴈門

太守諱保鴈門生大父唐蘇州司馬諱義寬蘇州生
皇建平侯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諱慎行泊貞孝
公秉哲以輔先朝今黃門戴天以成大業自魏七代
以方岳登聞在唐兩朝以台衡致理斯邁種之仁也
公貞孝之兄黃門之考天修其爵地富一作學賦其才神
抱虛廓智藏蒼蔡口目河海儀刑嵩華學可以掌邦
教詞可以宣國風少與范陽盧藏用隱於白鹿山以
太夫人有疾與清河崔沔同授醫於蘭陵蕭亮聲色
之微以誠達疵癘之祥以氣變屬先府君作鎮荆楚
有詔門子親侍禁闈起家修武縣尉歲滿以書判超
等授濟源尉以正議登朝拜右拾遺昇玉堂以謁聖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八

君陳格言以利天下黃門侍郎張廷珪國之髦碩洛
州長史皇甫知常人之標準美公志行嘗與請交公
精義入神洞究奧蹟初睿宗踐祚冥感祥符覩至道
於化元啟成命於幽教人所以佇非常之運天所以
歸億兆之心元宗時在東官表公所言請編史冊時
應令賦詩御札批云畢公之任諒一作亮藉伊人思入
風雅靈通神鬼後以親累出爲岐州司倉轉同州司
士開元初上以中都稍食省河漕之徭大農器用賦
晉山之鐵牧馬於歸獸之野考室於迎春之宮關中
始置疎決鹽鐵長春宮三使詔以公爲判官明年天
子東行河隄陞格獸之場開濯龍之沼停鑾上苑留

宴天泉酒酣樂過公獻賦以諷於是有采章之錫遷
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都水使者邠王府司馬
豐王府長史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公爲政在上位畏
於上貞一以守之齋莊以蒞之其始也居右正詞王
侯嚮慕其終也疎通簡易禮化興行方將坐周召之
堂陳歌訓之典法象魏登天庭而明德壽於中年壯
圖悲於下國命矣以某年月日終於官舍明年二月
葬於壽安之南原遵遺命也夫人河南郡君尉遲鄂
國之孫邛州刺史瓌之女也抱含一之德友於君子
受降神之祥克生元輔天寶四載終於山陽別業其
終祔焉從周禮也長子靈瓊陳州太康主簿紹家祚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五十九

而命奪其祿次子奉遙有異學而天喪其文荀陳同
德顏閔齊化季子山南劍南道副元師特進黃門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鴻漸身負蒼旻氣和
鼎飪以符合斯運以道佐唐虞文繫訓謨化齊混象
大勲格於皇極原寵揚於祖考某府君先贈太常再
榮師保夫人舊封宜陽贈號某郡三錫桓公之命是
尊孟母之賢惟公主忠孝根仁義事親有極致之道
執喪有寧戚之哀威廢鞭笞愠忘誚讓其立身也冥
觀天理合含幽鑒強志通於衆藝敏行求於古人考
聲教觀象數動合靈祇之贊居順陰陽之和其達誠
也憂喜極中權利交喪歷官十二遠悔吝之形春秋

七十抱純精之氣其保終也君子謂探命歷誠也專
葯膳孝也補袞職仲山之志也頌王風吉甫之才也
濟美樂武之德也有後臧孫之慶也宜乎正訓百代
垂鴻千古存被先公之冕服沒爲天子之元老勤鍾
鼎建廟堂金石以頌聲邛陵以表隧乃假詞末學觀
德將來銘曰於赫太師德音孔遐道之氣象物之精
華文學鄒魯羽儀邦家選於帝庭帝庭有儀聞於宮
府官府允釐明晦光耀際含天機識眞紫極建旃青
蒲熊負金印蛇蟠朱組時哉功名海變今古精魂歸
復宜陽下土我有冢嗣爲王寶臣德一作龍延沒世功
被生人崖谷磅礴邛陵故新蒼蒼頌石萬世遺塵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

河西節度使杜公碑

楊炎

周有召伯樹王風之始漢得留侯稱佐命之傑功赫
於帝典名鏤於河圖維唐之受命大殪戎於西周皇
帝感黷武之風思二南之化詢求卿士惠澤窮荒乃
命兵部侍郎杜公名鴻漸自河登車主盟西塞公英
明博達淳粹先覺碩德漢庭之老中興佐命之勳體
合一氣精含五老伊昔皇運中否河海風塵天子方
僞遊北門之野公負霸王之畧感社稷之危緬懷風
雲以身許國隱括王道旁觀星象謂宇宙不可終閉
兆庶不可無君龍吟空山雲起大澤追昌言以排世
難告天命以成帝業日月盡一作畫蝕載之高懸鯨鯢

躍波戮而爲醢史一作也奏嚮天之樂儒也觀嗣夏

之書故登朝爲夔龍纂戎爲方召至於是邦也清其
心而妙其用厚其惠而感其和與物也氣之陽春含
靈也工之橐籥以爲獷俗不足以勸賞故先悅以茂
功貪人不可以害羣故問罪以去奸訛言不可以疑
衆故畢詞以爲戮於是八藩以之匍匐三師以之投
褒疑羣盜以之出奔巫人以之伏死古之作者不貴
成功貴以德不憚濟世憚先仁樂生下齊明道者謂
其強孫武講軍事上者知其固西門禱河明刑者恨
其暴子玉佐楚治兵者慮其剛而公形體兼才智周
乎萬籟之變嚮合乎四會之中是神降歟詩云愷悌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一

君子民之父母其來也邛陵如無其去也風雨可懷
故吏兼侍御史唐朝英洎邑老其州長吏陳奉先等
以耳目馨香託之篆刻庶乎覩斯文者有襄南之慕
頌遺美者深穎上之風銘曰彘彘杜公蚪蟠於奧人
美其華我覩其操王用暮晝大邦以造三錫輅車纂
戎之號威肅惠時明神所勞何彼塞翁靡人仁報悖
徊頌石末代作好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
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
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

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
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
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
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
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
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
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
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
昔者曹娥思父自沉於江獄吏疇囚章女悲號思唁
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或孝或
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
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
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
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
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
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宋

澶州靈津廟碑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壞孟津
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
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
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情不虔榷積不厚主者

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堤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拆岸東匯於梁山張澤灤然後派別爲二一合南清河以入於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於海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田爲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子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大轉徙質私牛於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三

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夫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河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餼饘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

鬻貨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
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無
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
須徙運皆官給僦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
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
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僱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
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旣告備矣工旣告
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
閏正月丙戌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
益侈於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
水又於旁側闕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雞距以灑水橫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四

木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旣
左右隄疆而下方益缺文矣初勿河深得一丈八尺
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
主者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
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
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往奔命悉發近埽積貯
又斥所蓄薦食藁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
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緝九埽而夾下
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尙駛隄
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
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

屢出細札宣示方畧加精緻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
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
羣臣入賀告類郊廟旁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
下至於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
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
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撻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
錢者四初天下閔徒之邁癘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
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尙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
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
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
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於隄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五

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
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
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
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水道內訌上下惴恐
俄有赤蛇遊於埽上吏置蛇於盆祝而放之蛇亡而
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頒領於祠官
曲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
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漘
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
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
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

患也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莫大闕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濫之患矣臣洙旣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大小獻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

手稽首而獻文曰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醜爲之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茲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實傲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鉅野旣瀦淮泗旣道川無狂瀾民得烝罩東土其人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旣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

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
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
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
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庭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敘六
府允脩丕冒自出覃被海陬歸會爾神落此新廟春
秋祭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
之無窮

元

勅修小濮州延昌寺碑

劉元

濮之延昌寺舊法空寺也建於後唐正殿有古佛其
高倍尋殿久傾圯歷宋及金踰三百年因仍簡陋而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七

已元肇祚之四葉皇帝以藩職南伐與中闈駐蹕於
寺之東居凡再朏而皇子生爰因慶溢天潢賜黃金
五十兩爲法象之飾越明年四月命近臣曹幹曰金
象輝耀而屋宇卑陋非所以揚盛迹也復賜楮帛五
十緡俾撤舊構而崇宏之令慶壽寺菴主懷愈董其
役乃崇其堂高其楹隆其棟雕題刻桷華棖聖室正
殿爲間三爲廂爲廡爲庫爲門爲迎駕殿莊嚴端麗
華朴得宜非向之所可擬也功旣畢寺僧乃迎嘉祥
法雲寺僧智義爲主夏五月智義奏請易名因賜額
延昌復命文臣紀之臣元備員詞館敢不盡愚夫佛
法之入中國使人敬之畏之鎔金琢玉在在皆是顧

世尊說如來淨圓覺心欲彼衆生遠離諸幻謂四大之離合各有攸歸實同於幻鎔之琢之不知於如來淨圓覺性中與四大爲何如然竊意性者究眞如而獨照象者燦羣生而示教教非性不尊性非教不立悟其性則蘊奧而難窺示其教則昭晰而易會故自金身入夢以還象教曰宏使凡有生者仰慈庇焉聖上性稟生知識洞元微合性教於無間邁欽崇於往世光明淨土誠通妙應潛孚默契有非人力所可測者臣奉命爲廟碑謹摭其事之始終文以紀之俾後世瞻神功之浩大頌聖瑞之無疆奕禩昭垂永永弗替矣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八

明

宋州守楊公墓碑

沈堯中

嘗讀宋史忠義傳自康保裔而下凡二百餘人無所謂楊公棣者及考澶乘而始見之當建炎間公守開德他出金兵至其弟彭年以城降公歸盡殪其守嬰城自保金兵復大至與其弟俱死葬金沙山然而史不及書豈當時不以聞耶然而猶幸墓在故得入郡乘列宦祠春秋兩祀之則公之忠著矣獨計公盡殪所守宜金人深恨之顧乃瘞而藏焉豈金人亦憐其忠耶嗟嗟張睢陽輩名垂天壤廟祀幾徧海內而睢陽不聞有墓今公墓巍然且當孔廟東南有司過而

式之卿大夫過而式之博士弟子員聚而式之聞風
興起不知其幾且春秋兩祀在孔廟東偏當時建廟
若爲公而設者此又適然之符也公之名不得紀於
史而猶得志於乘不得聞於朝而猶得享於郡不得
與康保裔等同列而卒勝於張睢陽輩之無墓者斯
亦奇矣使其如弟之爲金人以公爲守汶汶之生孰
若烈烈之死一時之苟祿孰若百世之血食故公名
之不聞時所遺也非不幸也公墓之得存神所相也
非幸也第僅僅一邱日漸侵蝕萬一湮沒將何以勸
余故表而石之俾不朽云

冊文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碑

六十九

唐

章敬皇后哀冊文

裴士淹

維寶應二年歲次癸卯閏正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大
行章敬皇后啟自先殯十六日庚申膺冊禮於行宮
粵三月二十七日庚午將遷祔於建陵禮也素帟遐
敞爨罇曉薦風藹椒塗月虛蘭殿哀於嗣皇帝諱悲
深元夜慟切聖慈爰講一作脩六服之禮先迪二南之
詩示寰區以壹則恭典冊以召司鸞旆曳音塵輅遷
轍詞臣奉詔敢揚徽烈其詞曰圓方配德耀魄齊明
王化之本國風以清於穆宗盟一作周貽謀先覺太伯
崇讓延陵聽樂蘊乎純嘏施及繁昌斗維儲慶軒緯

流祥入懷夢月滿室騰光蘋藻無替紘緹有章待年
祕景率禮含芳衆服是宜造舟成詠顧史垂則稱詩
展敬啟迪四聰誕數六行蘭芳桂郁霜皎冰淨鸞集
瑤筐鸞迴金鏡化光葛藁務先種桂載靡震驚宵淪
眺腠柔的旣進除教惟肅必戒浮華遠登才淑寧觀
戲馬嘗往濯龍堯門協慶莘野聯蹤禕褱凝彩璵珎
有容志循簡易體備肅雍維德之行令問不已繡輪
羽蓋玉階金所式昭範於人倫竟韜華於地紀六宮
揮涕於清禁萬宇銜寃於神理嗚呼哀哉宗祧永固
濬哲膺期仁涵動植慶洽華夷捧鏡奩而增歎臨甲
觀而纏悲望松楸兮逾遠感霜露兮何追湘川有君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 冊文

七十

漢陵宜祔露衛攸心禮章加數瑞雲呈紫而轉妍廠
服變黃而無蠹相層城於北闕背壽原於東路應門
寂寂以長閉同軌麟麟而畢赴嗚呼哀哉閟泉闈兮
有洫引池紉兮方昭吟古木於靈囿遡悲風於渭橋
繁笳凝而淒切輕旆轉而蕭條衣潛覆兮猶在香港
聞兮不消嗚呼哀哉嗚雞奏而夙興服馬嚴而曉發
慘河山之淑氣怨桃李之嘉月雖立極與觀圖繫池
光而裡設猗彤管兮有煒贊徽音兮無歇嗚呼哀哉

祭文

唐

代濮陽公王茂元祭太常崔丞文

李商隱

年月日惟靈泰社繁祉安平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構
堂基於修麓藍田之產宜有良玉徂徠之林宜無凡
木昔我待子松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
攀大年不登逸足方駛松欲秀而先蠹玉將攻而遽
毀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乏受命南征一言相
許攜手同行夔絕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婢之價倍媿
五穀之酬輕地接殊隣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風瘴
雨釣犀之潭跼鷲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防載
苒之謗更示投香之所因使庸虛不罹罪罟越井之
酋甘綏之女時清則銅鐫納厨歲稔則銀簪叩鼓豈
我之自惟子是與相從來覲又往於涇風埃古戍霜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 祭文

七十一

雪孤亭偏裛之服縵胡之纓塞迴而晨嚴刁斗沙平
而夜警兜零指吾以虜隙勉吾以武經正慰窮邊俄
還京邑北庭減價南轅雪泣章臺辟掾方喜趙嘉之
來棘署選丞仍見譙元之入是焉踐歷更俟飛翻況
乎鳳沼又接鴿原何夔成乎燥濕而厲結於寒暄未
及西山之藥旋爲東嶽之魂憶昔舊許貧歸青門出
餞樂作而歎起杯行而淚泫但容與於風波共沉吟
於羽箭揮袂如昨郵書甚頻雖遙道里未濶聲塵孰
謂念歸之日翻爲有慟之晨嗚呼哀哉髣髴荒阡依
稀古陌徐動丹旒永歸元宅願執紼而身遠想移舟
而莫極迴夜秋思羣山暮色恨白髮之衰翁哭青雲

之舊客聊茲寄奠莫寫西悲已乎崔子爲吾歆之說

元

祭器說

潘迪

開州爲古澶淵因金置開德府而得名實河北名郡廟學之建累有增修但春秋釋奠禮器闕如有識者深以臨時苟簡爲憾撫州路總管致仕劉侯仲冶時同知平江路每見各處儒學鑄造祭器多就平江乃捐已俸市銅鑄造祭器凡一百五十八事豆四十二簠簋各一十有八壘二洗如壘之數爵二十有三玷如爵之數象尊犧尊壺尊大尊山尊著尊各二劔六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說

七十二

登如劔之數香爐五杓如爐之數而加其一仍移文本郡如數收管少答斯文之貺誠盛舉也至正二年三月燕憲僉張公彥達巡歷至開因謁廟見祭器製造工整非他郡比衆以仲冶所獻對公歎曰此誠不易得也苟不刻石以識其數日久歲深萬一遺失從何徵乎令開州判官趙宗頤具其事屬迪記之迪謂世之從事詩書叨榮簪笏而能崇奉斯文以申報本之誠者有幾人哉若仲冶者其誠心向善爲何如耶雖然非僉憲不掩人善則仲冶之善又安能聞於遠邇傳之悠久哉此迪所以樂爲之書也後之教官與諸生駿奔於祀事者於祭器隨時而保護之久而無

遺逸之患於僉憲刻石之必庶不負云

辨

國朝

宋開德府守臣王棣墓辨

李符清

開州城內金沙山有楊棣墓舊志稱宋建炎中楊棣守開德適他出其弟彭年代領郡事金人攻城遂降棣歸盡殪金守卒嬰城固守金兵復大至屠其城兄弟皆死葬州城東門內名金沙山方輿紀要郡國利病書畿輔通志所載皆同明萬厯中知州沈堯中復建碑於墓前深以楊公之名史不及書爲憾然余考宋史高宗本紀建炎二年金人陷開德府守臣王棣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辨

七十三

死之是守開德而死者乃王棣非楊棣也又考續資治通鑑建炎二年十一月金人攻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金人爲僞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間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爲軍民踐死城遂破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王公之死史臣書之特詳乃舊志所載旣訛其姓復失其官卽殉難事蹟記載亦復失真數百年來無能辨者以至方輿紀要諸書皆相沿舛誤王公之不幸亦載筆者之過也且當時褒忠之典明明贈卹有加矣而沈君猶云未聞於朝以致不得紀之於史何所見之陋耶嗟乎表揚忠烈守土者之責也王公之

固守封疆効死無二至今史冊金載炳如日星乃邛
墓之區竟至姓氏混淆官爵莫考九原有知何以慰
忠魂於地下也耶余因爲辨其訛誤以告來者王公
雖不必藉余文以傳而斯墓之存其亦可以不朽也
已

賦

唐

登臨河城賦

原序懷元
孝廉作

蕭穎士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剡翻覆
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之干借如衛伯
懷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州之忽覲會一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辨

七十四

顧而不忘沉深仁於密戚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
矜憐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小必誠善微
必彰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
價叅時賢謬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其德
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
甫一命於茲城蹇無媒兮窘束遯層飈而墜羽凌永
路而傾軸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
暇豫陪作賦於茲樓懷一紀於如昨愴今晨而獨遊
俯蕭條之邑里對冷落之徂秋舊館淒其在目長川
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

明

龍湫賦

趙廷瑞

龍湫主人與客遊於龍湫洪洋子在列冠裳至止觴
豆旋設谷飈布涼雷雨滌熱聲樂集菰蒲之陰輪鞅
候岡巒之缺率澣而步則溪毛呈秀雲根露白素羽
迴翔錦鱗躍擲鏡含漁父之舟日射鮫人之宅新水
漲而痕收沙岸乾而逕窄方濯塵纓輒動詩癖擬水
邊之麗人想澤畔之逋客遵崖而眺則面繞村落午
烟濛濛背負城郭佳氣葱葱嘉禾覆平臯而如雲瑞
靄度遠樹以橫空大伾峙其西洪洋拱其東開象外
之襟納蘋末之風何敢動浮海之嘆聊以追浴沂之
踪復有古廟臨河斷碑卧草露禱兮拜郡侯伏臘兮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賦

七十五

走村老果何年而肇靈蘇吾土之枯槁龍湫主人謂
余曰子知龍湫之謂乎其前則瓠子之故道其上則
宣防之遺墟也予乃逡巡避席端拱而對曰地緣人
勝形隨世遷粵自武帝之東封詎今日兮幾千年沉
璧兮祭馬憫衆兮籲天薪伐淇竹土負羣賢固嘗患
弭梁楚宮起巍峩而今安在焉徒使人覓瓦礫之故
址讀二歌於殘編迨夫先生始號以傳吾乃知龍湫
之一區將沛霖雨於八埏乃爲五噫歌曰陟彼崇阿
兮噫遯懷往事兮噫漢宮榛莽兮噫我願龍湫兮噫
澤被四方兮噫主人歌之延佇而望若有隱憂匪魏
闕之關情則世故之觸目也乃顧余而笑曰有是哉

詩

漢

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柰何
皓皓盱盱兮閭殫爲河
殫爲河兮地不得寧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
沸鬱兮迫冬日延道
弛兮離常流蛟龍騁
兮方遠遊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安
知外爲我謂河伯兮
何不仁泛濫不止兮
愁吾人齧桑浮兮淮
泗滿久不反兮水維
緩

其二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
渡迥兮浚流難牽長
芟兮沉美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七十六

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
水頹林竹兮榘石菑
宣防塞兮萬福來

宋

眞宗迴鑾詩

我爲憂民切戎車暫
省方征旗明夏日利
器瑩秋霜銳旅懷忠
節羣凶竄北荒堅冰
消巨浪輕吹集嘉祥
繼好安邊境和同樂
小康上天垂助順回
旆躍龍驤

蘇堤

司馬光

東郡蘇堤古向來烟
火疎提封百里遠生
齒萬家餘賢守車纔
下疲人意已舒行聞
歌五袴京廩滿郊墟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原註辯文忠公少子

蘇軾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
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却渡舊黃河漲沙埋馬耳
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

又

蘇轍

我年十九識君翁鬚髮白盡顴頰紅奇姿雲卷出翠
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
承教文章疎畧未足云舉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
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枿低
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
仲逝無由追淚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雨
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七十七

去年叔爲尙書郎傳家舊業行相望今年季作澶淵
吏米鹽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
流似黃河西行淤沒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
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臨河道中

黃庭堅

村南村北禾黍黃穿林入塢歧路長據鞍夢歸在親
側弟妹婦女笑兩廂甥姝跳梁暮堂下唯我小女始
扶牀屋頭撲棗爛盈斗嬉戲喧爭挽衣裳覺來去家
三百里一園兔絲花氣香可憐此物無根本依草著
木浪自芳風烟雨露非無力年年結子飄路傍不如
歸種秋柏實他日隨我到冰霜

送澶州錄曹宗叅軍

陳無已

能吏於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戰伐狂獄寄廉平

元

題楊崇喜亦樂堂

王繼善

世任雲雷變斯堂道自隆朋來欣有得瓢飲味無窮
院宇光風裏襟懷霽月中陶然真境在直與混鴻濛
避難至開州

韋平

出門仗劍願成功到此誰知百戰空殘壘猶憐衰草
白降旗枉照夕陽紅一從解甲悲淮右無復攀髯戀
禁中消盡雄心愁末路天涯托鉢梵王宮

明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七十八

瓠子河

李夢陽

沉璧餘瓠子橫汾懷帝歌波濤滿眼逝城郭没年多
虎戰仍三晉龍遊失九河宋人饒事跡今望亦滂沱
洪洋積翠

俞善

雨過高岑翠欲流鬱然深秀豁吟眸雲松搖綠千層
聳烟草分青一徑幽眉黛乍凝遙岫潤髻螺新沐碧
天浮乘閒幾度還延竚坐挹清光記勝遊
西湖秋水

劉矩

蒹葭秋水自依依一片湖光綠染衣月映澄波開夙
靄天連碧影浸殘暉白蘋風細迴漁艇紅蓼香凝拂
釣磯洗滌塵襟眞澹沱閒鷗相狎久忘機

御井甘泉

甘澤

百千戎馬犯中原十萬王師擁至尊調餼當年資玉
鼎烹葵此日到蓬門穹碑尚有迴鑿字大路都無過
輦痕一自君臣南去後月明花落幾黃昏

題劉烈婦傳

王溱

君不見高嫠自經夫墓側白楊風雨增蕭瑟又不見
傅家少婦喪所天空幃泣血淚潸然繡戶畫梁春寂
寂蘭摧玉碎土花蝕九原不作誓捐生落落乾坤全
大節吾鄉劉烈婦從夫馬載圖結襦甫一載鸞鏡分
中途生則同衾死同穴不負初心指皎日佳城鬱鬱
馬鬣封喬松勁竹標貞烈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七十九

南湖

野水漫荒田重來路渺然叢蘆欹帶雨疎柳澹浮烟
避射蛟龍隱忘機鷗鷺眠臨流搔白首風浴憶童年
重修學中山池作山池俱在學後久已堙塞乙未仲
春州同知徐公昇遠重加修鑿詩

以紀之

王崇慶

巍巍素王宮遙起鷄鳴山幽泉通小沼石竇流潺湲
上有喬年木下有賢士關白雲動寒影潏洄繞秋灣
勝地不常有頽塞荒草間別駕復修鑿公餘羨清閒
泉引雲根潤山池復舊觀朝爽坐可挹澄碧洗塵顏
寄言藏修子可以長躋攀

贈史沱村考績三首

楊繼盛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烟千里孤城
暮寒鴈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官前宿近
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爲道龍門指日開

乃郎常從講舉子業

云故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嘆沉浮悠悠月笛山城
夕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
孤舟他鄉應有思歸興況看征旌出石頭
館閣不傳遷轉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駿老人猶
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鴈迴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
君移彤廷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長樂春容

張寰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

小亭虛敞俯沙堤柳暗花明路欲迷政暇登臨清晝

永東風深樹曉鶯啼

龍湫烟雨

龍潭千尺漾波光兩岸濃陰引路長最是暮春天氣

好一林烟雨落花香

東寺晚鐘

斜陽院落吏人稀退食蕭然靜息機何處鐘聲清入

耳晚烟杳靄鎖禪扉

楚臺夕照

離離衰草隕秋霜憑弔當年舊址荒千載雄圖渺何

處楚臺猶是倚斜陽

清河漁唱

史褒善

洪河抱城曲一碧自清淺隔岸落霞明素練平於展
漁父棹秋光快倩輕雲剪歌聲水西來宛轉臨風晚
天籟洵悠然幽興隨時遣濯纓觀鳧亭相對喜清宴

西湖秋水

邱東昌

迤邐疎簾外澹沱映秋水百頃明琉璃蕩漾長空裏
長空杳無涯秋水清澈底鳧鴈落平浦蘆荻遍中汜
瑤碧峙荒津掩映清瀾瀾一棹任夷猶誰共鷗夷子
題王氏三貞傳常氏趙氏侯氏李一元

曾聞世澤三槐盛又見三貞萃一門奕葉何堪同苦
節九原應已慰孤魂松筠莫改冰霜搯綽楔應沾雨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一

露恩彤管揚徽垂史乘千秋風義至今存

送皇甫別駕之任開州

李攀龍

銜杯西院夏雲過愁向燕山送玉珂吳下詩名諸弟
少天涯宦跡左遷多人家夜雨黎陽樹客路秋風瓠
子河自有呂虔刀可贈開州別駕豈蹉跎

自題湖亭

晁璠

薄宦不諧俗歸來卧水濱一邱堪自適萬卷未全貧
習靜常調鶴逃名欲避人已無霄漢志鷗鳥自相親
龍潭讌集

幽興在滄洲靈湫引勝遊歌聲雲外度人影鏡中浮
河決千年跡潭深五月秋坐來成獨嘯洗盞漫相酬

其二

選勝來龍窟高懷值馬卿移尊開澗濫鼓棹擊空明
不盡探幽興還餘弔古情相將攜斗酒重約聽春鶯
過晁氏山莊
涂時相

誰開別業傍城陲太史菟裘憶昔時一自瀛洲人去
後幾年華表鶴歸遲幽芳漫發紅香潤喬木成陰碧
蔭滋試問琴尊依舊否草堂陳迹繫餘思

題王廷尉園

魏允貞

卜築高岡上偏宜彩鳳棲春風花滿樹夜月客分題
地僻桃源似風高蔣逕齊幾時乘興去登眺肯相攜

題姑射園

王禎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二

仙源一棹定何如擬訪秦人洞裏居客爲醫花長命
酒奴能解字省攤書平郊自放林間鶴曲沼時窺濠
上魚清福輸君勞遠夢汾干閒却睡春廬
春日同張水部元白飲王子潛姑射園

袁繼咸

杯空敲局久愛月又登臺遠色凌虛入高風捲雨來
烟寒籠淡柳春淺住殘梅百斗君才健風塵倦眼開

國朝

題文昌祠

安九埏

北辰環帝座東壁啟人文仙吏明禋切神工樸斲勤
石礪修月斧匠砥運風斤廟貌臨春沼奎光護喬雲

連甍開粉堊飛蓋續續紛御井新通巷天閑舊起墳
紅桃臨岸發綠樹映階分堤築金鰲背波瑩玉女裙
此邦今燕喜多土日氤氳擲地天台賦行空冀野羣
淬鋒兼後勁健翩入高雯觀國來鳴鹿成章賦采芹
材堪程杞梓社許近榆枌營室推前輩登堂賴使君
諸生親絳帳遺老望朱幘弦誦當朝爽瞻披過夕曛
歌詩追孝友秩禮薦芳芬司命靈如在扶輪德共欣
訓辭何赫奕鐘鼓自聲聞七曲輝台極中天藹瑞氛
顓頊城
常時泰

步出城東門遙望顓頊郭鴻都蒞萬方敷基平且拓
信美畿輔鄉人風長樸畧田父不記年往往見樓閣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三

於昭千祀靈神化緬猶託隴頭一以眺霞彩爛穹幕
光景動清澶茲邛誠可作匡俗賴遺民但厚無由薄
五賢詩
孫 榮

開故有五賢祠祀鄉賢汲公黯吳公隱之名宦王
公彥章寇公準程公顥五公者皆日星喬岳千載
所瞻仰也余作牧此邦追維先喆各賦古詩一章
以志景行焉

汲內史黯

汲公古遺直矯矯如龍翔伉辭折萬乘謇諤以自將
正色漢廷上目已無宏湯長揖大將軍意氣何慨慷
發蒙與振落諸臣固易量偉哉汲大夫逆節銷驕王

忠鯁終見憚垂老卧淮陽嗚呼社稷臣竟爲曲學妨
遺風尙未泯後世懷剛方俎豆有豐祠終古於此邦
悠悠後來者誰與爲頡頏

吳尙書隱之

晉人尙曠達規檢不復知喪母進酒炙風流遞相師
遂令罔極恩棄置忽如遺卓哉有吳公孝著居喪時
終日發哀慟隣母爲嗟咨及乎官廣南廉操猶自持
酌泉以見志賦詩慕夷齊古人所難能在涅而不緇
清風映後先千載標芳軌吾來爲民牧屢拜先生祠
願追異代躅庶免來者嗤

王太師彥章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四

晉梁紛爭雄夾河戰不歇置城得勝津堅壘苦衝突
王公每摧鋒屢却沙陀卒受命發汴中專征秉節鉞
三日下南城智計何勇決大將制羣小罪之以畫笏
秦事未及終歛已兵柄失鄆中苦戰時日落陣雲沒
人死要留名斯言貫日月荒草莽蕭蕭英雄埋白骨
吾來弔秋原坯土無遺碣三復歐公文臨風轉嗚咽

寇萊公準

萊公卓犖姿才識冠當代大節耿秋霜立朝著風概
強敵壓境時舉國盡惶駭惟公屹不搖決策保險塞
扈從北渡河風雷起旌旆六飛駐龍旗三軍拜羽蓋
歡呼萬歲時危城氣自倍制勝飲博中從容奏敵愾

社稷一朝安鎖鑰千年在策勳在旂常赫赫垂紀載
報功有專祠異代椒漿酌彷彿神靈來雲車下烟靄

程純公顯

洙泗既已遠至教漸淪落斯文幸未墜先生起河洛
肆力窮聖奧微言紹絕學六經麗中天百家掩芒爝
登朝論新法正議抗安石去國一身輕來就澶州幕
寒夜撫歸卒宵小不得虐屹屹長堤成萬姓免溝壑
廟貌祀蒸嘗盼饗神靈托瞻仰春風堂光霽宛如昨
啟後垂精微造道資矩矱遙遙百世後芳徽益昭灼
御井碑亭

城南有小亭云是真宗井鳳鶖蔭露床轆轤轉修綆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五

泠泠石髮寒湛湛碧流靜大字鐫迴鑾穹碑誌巡幸
緬思駐蹕時萬馬龍驤整安危任大臣強敵氣自屏
至今千載後英風猶耿耿弔古汲此泉一酌懷清冷
謁仲衛公墓

策馬過戚城松柏森蒼翠展謁進古祠墓道肅幽邃
景此升堂彥誕生篤靈異感雷精而生括羽矯初質鼓瑟

負奇氣慷慨結纓心忠信伸素志崇碣表幽宮蘋蘩
肅千祀寒雲鬱蒼莽層臺尙兀峙想見俎豆間毅魄
時降止吾懷負米心生養不克致杯酒酌先賢撫躬
增涕泗

文昌閣落成賦酬安靖九

黃道文明啟奎光煥斗躔詩書資黼黻禮樂重陶甄
地喜

王畿近人慚司牧專淮陽徒卧閣單父漫調絃幸值風
和日欣逢俊乂賢乘閒開藝圃選勝得城堧廟貌丹
青剝階除鳥雀旋蛛絲縈藻井語跡竄雕椽掃蔓新
祠易依垣築土便絳帷冠珮肅繡拱日星懸有赫神
靈著於昭造化權化身餘九十司祿徧三千藻榜風
雲會琅函姓氏詮染衣占古柳點首選青錢肅穆瑤
墀月氤氳紫殿烟文瀾潭漾縠筆彩沼舒蓮花外罌
罍靜庭陰埤垵聯車來停鶴蓋劍合淬龍泉授簡遲
多士蜚英羨少年敢云栽棫樸庶爾馥蘭荃大雅論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六

時輩如君孰比肩楷模元禮重月旦汝南傳通德門
堪隱棲真谷自遷他時徵碩彥勝事紀澶淵

澶淵雜詠

查彬

延邛西去又旄邛敗壘頽垣滿陌頭十里沙城橫半
壁黃雲白日古澶州

顓頊遺都鳥雀喧碑殘堞廢亂苔痕棠梨花淡楸梧
老涼月西風帝子魂

濮陽門外蓼花汀禾黍離離古帝亭滿路寒蟬溪上
月一天冷露濕流螢

黃鳥聲嬌紫燕肥重華臺畔雨霏霏綺羅人盡春無
主紅杏滿林花亂飛

戚城東望碧天遙古墓蒼松獨後凋當是結纓生氣
在半林斜日晚蕭蕭

梨花如雪柳花新寒食東風草色勻公子已無三尺
土瑕邛常占一林春

韓信城荒秋草白楚王臺廢夕陽殷須知狗兔同歸
盡定霸分符事等閒

平沙漠漠古黃河壁馬空存瓠子歌寂寞魚龍烟雨
夕白楊紅寺晚鴉多

指佞批鱗矯節符權臣側目主恩殊故園祠墓杉松
古想見當年氣岸孤

處默荒墟没野蒿清風千載足松濤伊誰戒飲食泉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七

水爭似先生不易操

得勝津頭練雀鳴復關堤下暮烟橫西風一夜瀟瀟
雨滿眼槐花上古城

百戰曾經鷓鴣子軍黃沙白草伴孤墳聲聲嗚咽澶淵
水猶恨英雄誤擇君

百千戎馬北征時萬歲聲中一角旗宋主離宮今茂
草風雲獨護井泉碑

北門誰擁翠華來鎖鑰澶城將相才月殿烟扉千載
事不須當日起樓臺

荒祠遺像古循良河洛斯文一瓣香好是雙槐深鏤
處春風雪夜讀書堂

洪洋山上草芴芴浮翠橋分夕照紅借問向來笙鶴
侶小桃無語對東風

蒹葭夜雨三更遠楊柳秋風一徑疎漁火依微人靜
後硝河坡上鴈來初

披雲樓與白雲齊萬井桑麻入望低曉日蒼涼澶濮
外雞鳴山下亂雞啼

落紅簾幙娟娟柳積翠園林澹澹霞療鶴人歸荒徑
鏤滿亭開遍錦葵花

金堤渡口雪初殘玉滿千林月色闌獨有龍潭垂釣
者短簑破笠不知寒

豆花籬落雨花濃幾樹梧桐四壁蛩砧杵千家秋月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八

夜夜深東寺一聲鐘

半畝寒泉一夜添棗花香裏雨廉纖牛羊雜沓岡前
路柳暗桑稠露酒帘

細雨新晴欲暮天陳公亭外淨無烟停橈一曲清波
綠明月滿池開白蓮

柿葉飛紅霜滿林荻蘆花白夜沉沉祇餘一事增惆
悵不見西湖秋水深

癸亥夏同友人遊瑕邨作

李符清

嘗讀檀弓記瑕邨勝地傳我今來作牧高躅想名賢
一望川原濶周圍水木偏同遊非俗侶此樂似當年
秋分同友人遊瑕邨

秋郊夙駕雨初零禾黍纔登野半青選得名賢行樂

地共迎南極老人星

見史記

四望平原百里遙秋分萬木未全凋溪邊景物真如

畫有客攜童度小橋

共說澶州水木區域隈枉自詠西湖嘉賓勝地交相

得擬寫瑕邛雅集圖

中秋前一日從大名郡城還開州是夜五鼓過清豐

訪吳輝山大令小酌玩月卽別

馳驅三百里礮碌夜繼日荒村雞亂啼霜華照車轍

已屆十五晨還看十四月一樣清光滿莫更辨圓缺

叩關訪令尹披衣直排闥尋詩人未眠把酒清興發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八十九

舊事與新聞劇談真刺刺升沉自有定陰晴難預決

今宵不可知及時賞佳節曉鐘促歸鞭醉中又小別

署齋題壁

余丁未歲攝清豐宰奉檄濬陶北河策蹇歸過澶

州梁柱峯刺史留宿今來作牧而柱峯已下世數

載矣感成一絕

策蹇衝泥過濮陽廿年情事感茫茫誰知得雨堂前

客又卧元龍舊日牀

甲子三月初十日同徐西山刺史劉春亭明府城西

看牡丹時花未盡開

一味菴花看已遲

前約清豐看海棠以花謝不果

城西又及牡丹期

看花須看花初發莫待花開極盛時

北地當春不當春桃蹊柳陌祇風塵小園也有湖山

趣一瓊梨花欲醉人

時王太音茂才以梨花酒相餉

上巳日遊瑕邨卽寄唐采江明府

出郭晴當上巳辰半尋勝蹟半尋春春光自比秋光

好却少吳淞潑墨人

采江曾畫瑕邨圖

遠觀山色上高樓又度橋看曲水流料得澶州成故

事年年脩禊在瑕邨

九月五日郊行卽事

野曠秋收後風高木落初四郊青入畫三日曉驅車

近節黃花瘦遙天白鴈疎行行非覓句袖有冶河書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九十

九日同陳竹湖刺史楊柱峯延荔浦兩明府何椒谷

孝廉瑕邨登高

名賢勝蹟有高臺九日登臨望眼開岱嶽雲生龍未

蟄澶淵水冷鴈初來青松影入遊僧榻黃菊香浮座

客杯好景落誰詩句裏驚人語乏揆天才

瑕邨登高歸示張雋三

每逢重九便題詩況值良朋雅集時地有樓臺憑眺

久天將風雨怕歸遲茱萸酒薄成微醉鴻鴈聲高動

遠思爲問閉門張仲蔚也曾把菊詠東籬

登高歸途呈陳竹湖楊柱峯兩同年

細雨濕歸路車塵淨不生麥苗有喜色樹杪作秋聲

無限登臨感難忘故舊情聯詩兼對酒一笑破愁城
秋日卽目

荒城十里半菰蘆紅樹參差入畫圖雲裏一聲鴻鴈
下始知城內有西湖

雪後從郡城還開州道中有作

雪霽出東郡漫漫認路遲詩清驢背得土潤麥心知
欲渡呼舟子深寒聆酒旗不須愁日暮明月待歸期
戚城謁仲夫子墓

食祿焉逃難高賢此結纓一杯墳在戚千載氣爲城
古鬱松楸色悲涼鳥雀聲我司籩豆事瞻拜敬心生
謁柳下惠墓

開州志

卷之八

藝文詩

九十一

昔聞柳下風今官柳下里惟介故能和我我復爾爾
遺碣表墓門俎豆春秋祀興起百代人何況桑與梓
出郊

陰雨生春寒霖霖郊原足初晴出郭門池柳泛新綠
野園無名花桃李不嫌俗沿村省麥田芄芄慰司牧
登古戚城作

落日催歸騎停鞭上戚城此時猶雉堞當日最刀兵
外圍羞蒙乘高臺感結纓我因成邑志訪古動遙情

舊序

王崇慶

夫志其古史之存乎史先王之所重也古之列國必有史也或謂志而非史吾恐其誣也君子辨邪正以廣訓公是非以昭德酌損益以建極合幽明以達變舍史吾未之前聞也然而信史易良史難是故篤于疾邪或可追吳競之直而推見至隱董孤吾未能也然則自是而後無史歟曰帝乎道王乎法前乎無古後乎無今吾謂春秋焉至矣春秋聖人之史也於此有儒驕於得志狃於負氣乃敢取春秋而目曰腐爛嗟乎聖人之經而腐與吾可無辨已我澶古所謂衛侯之國也考之舊典之墜邇來七十有三年矣文而

開州志

舊序

一

勿彰道之棄也政而罔稽士之恥也幽而勿闡治之病也其何可久也是舉也始而力倡吾得先刺史張崑山焉繼而樂聞吾得府君端虹川焉已而續成吾又得兩溪孫子魚焉三人者時異而功同若夫參互討論則髦俊之力亦不可泯慶也既懼良史之不可復而又悼無忌憚之侮雖以春秋而不免也因踵新舊見聞萃而成書聊以復郡侯之請

舊序

趙廷瑞

嘉靖甲午冬十月開州志成郡守黃山孫侯過洋山之廬屬余序諸首簡辭既不獲乃曰郡邑之志曷昉乎成周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其昉諸此也乎蓋古史列國咸具今郡邑則古列國而志史也曷可以勿葺也且夫麗往邈於不隕貽法戒於方來而吏治人文緣之考見胥於志是賴則曷可以勿葺也吾開自昔爲河朔重郡故志刊闕後生罕得見其帙嗣勿葺者垂百年矣先是崑山張侯葺修之會以遷去勿果歲癸巳實孫公至開之二年睹茲墜典慨焉白於府府是之乃遴諸生之俊異搜故實於羣籍屬端

開州志

舊序

二

溪王子撰次之未成編而端溪子以憂輟事遲之又久書乃成嗟乎昔之墜典今爲完書俾湮鬱無聞者藉之以彰而後之爲政者將有考焉詎非一郡之幸哉端溪子博於採擷復於稱述時爲論叙以悉義意勒成一書期於信後其用心亦勤矣孫侯在開政尙簡實而特加意斯志蓋有見夫一方文獻所關非尋常簿書期會可班者故成之甚力云

舊序

朱爵

吾開地當河朔拱護神京屹然畿南重鎮志所從來
舊矣嘉靖甲午郡人端溪王公嘗執筆茲役垂今六
十年版籍十不八九時事脫畧未具往間議葺新會
屬藁未竣而旋報罷非曠典與時嘉禾沈侯以南比
部郎出守茲土無何繙閱故牒而陋之曰有是哉斯
志之缺且湮也俾觀風問俗者何所考補偏揀敝者
何以徵也拮据案牘而顧鉅典是置計左已於焉銳
意已任旁攬摭博咨諏芟繁撮要補漏標新釐爲四
卷凡例二十二圖三目五十有一犁然成帙足當古
外史之遺矣書成問序於余余曰盛哉舉乎繼往事

開州志

舊序

三

之遐規永來襮之炯鑒飭前修之墜緒勒一方之文
獻衆美備矣尙未悉其變也就余耳目所聞見大抵
世代謝政沿革俗美窳遞興遞替勢有固然而聲名
文物則十倍今日非若今之凋瘵甚也它不遑更僕
指惟起乙丑亘戊辰辛未前後十數年民罔寄命囂
囂困沸鼎而開之元氣已索丁亥而後三兩年驕陽
殺稼疫癘滿河之南北呻吟四徹道殣枕藉而開之
生熊靡遺距壬辰癸巳靈潦沉竈巨浸闖關灌注三
晝夜而城之北扃圯開幾於沼而再無年噫嘻物盛
而衰固其變與往司牧者非不蒿目殫籌畫而極重
難返尤不能不以俟之後也侯甫在事輒議蠲議賑

議溝洫兵防廣置學租仍以其優力於志之修計纔
數月耳諸所展錯纍纍苟需之歲月究其底裏將元
氣以調生態甦息有不拯其沼而衽席之乎侯嘗筮
仕南陵修志五載而始就今不半歲而開志樂成期
月報政異於五載之南陵矣斯侯志開之媿意也夫
是爲序

舊序

沈堯中

開自高陽氏肇都皇風沕穆尙已春秋爲衛地侵伐
會盟史不絕書晉以後沒於拓跋氏唐更安史之亂
田承嗣遂擁魏博與唐相終始宋之中葉金元嗣統
垂三百年干戈相尋衣冠文獻不復存矣迨明洪武
混一區夏稍稍復見康叔之舊永樂定鼎幽燕地列
三輔爲神京重鎮二百年來遺文故實不可覩縷嘉
靖甲午志修於端溪王公網羅巨細闡幽顯彬彬
質有其文焉迄今復見甲午其間不變者固在而變
者亦多矣往歲王民部亦多搜葺輒又中止余乃踵
而成之紀年所以廣覽也帝后世家所以侈觀也衛

開州志

舊序

五

君子示法也外戚賍封恩蔭示榮也孝義示勸也文
苑志寡武烈志多寺觀示不廢也方技仙釋叢記示
不遺也有田賦不可無溝堤有文藝不可無典籍災
祥不志則紀年該之矣其他建置星野疆域山川風
俗方物鎮屯里甲古蹟不得而變革因之也土賦戶
役祀戎馬政亭臺橋梁官師宦業選舉辟薦貞節藝
文微有損益悉從縉紳所稱述耳目所睹記云

舊序

唐 鉉

戊寅秋余謁選天官道經澶淵適司牧楊公存莪以志贈途次繙閱見版章錯落字跡舛訛不覺瞿然曰茲地非孟侯之衛封孚康叔遺黎尙存按圖求治不第夫子富教之化可興卽文王明德慎罰之政亦可次第而舉斯志也殆不可不加修輯也無何存莪擢計部鉉辱承乏補其缺畧所有事矣但事不經乎聞見漫以臆揣而因革損益之將無滋往牒之誤而重後世之惑乎於是請教於郡先達並屬事於諸宿儒維時有董金吾琨張憲副抑之吉通判贊魏廣文民仰等同肩其任先取端溪先生志共訂之見其天文

開州志

舊序

六

地理建置田賦祠祀官師人物選舉祥異藝文雜誌歟條詳明評斷不苟眞良史才也董狐不獲專美矣繼之者寧多議革焉及閱嘉禾沈公續本果因者什九革者什一雖添新補漏益于舊志之外者什之五六大都皆爲通變宜民之舉不敢贅疣古制也試詳覈當日編葺紀年紀事災祥並列美惡具陳非徒以徼觀風問俗者之游覽實欲以備憂民愛國者之採用今何時也凶荒疊至中外難支郡邑在在蘊毒城社處處厝火調元氣以固邦本設險阻以壯國威誠有旦夕不容緩者况開爲河朔巨郡當齊魯晉宋之交控馭尤難尙不悉夫民情何以別其善惡不諳夫

地理何以制其阨塞不辨夫土宜何以督其貢賦不
鏡夫古今何以嚴其法戒不通夫幽明何以歆其社
稷此考究郡乘尤爲臨政第一義惟仍端溪嘉禾而
畧爲甲乙補其脫落正其豕亥舉沈公以後四十六
年事踵例續之大要期于傳信不期于傳疑期于循
實不期于修名使按此而修守則山川險要燦若指
掌而金湯可壯按此而馭民則性情剛柔皎如列眉
而恩威可濟誰謂廣輿圖籍非黼黻皇猷默維世道
之善物乎故書成而爲之序時崇禎己卯孟秋上浣
日也

舊序

孫 榮

州郡有志所以辨土風紀掌故明是非資勸戒雖不
等於蘭臺石室之所定而其義則一開志自明崇禎
己卯唐州守鉉續修之後歲歷三紀中當易代其間
因革損益不無變更纂輯誠不容已榮履任後博詢
舊聞叅稽時政闡揚幽隱考證得失簿書之暇手自
編定不禁喟然曰夫志者所以紀往詔來也乃榮之
所爲志則志我媿而已或曰開自勝國之季困於征
輸疲於更賦轉徙于天灾死傷於兵燹幸際

聖朝釋湯火減賦額鳩我殘黎比年汙萊漸墾戶口滋殖
加以灾稔不作歲慶屢豐此有司所恃以爲功者而

開州志

舊序

八

君何以媿爲顧榮考按往牒循省職掌媿乃滋甚何
則衛地夙稱淳樸勤儉樂善著於舊乘今雖奢汰不
作而田野未盡墾游惰未盡歸農輕生尙氣所在有
之酗飲鬪狠往往而是則覽志而媿在民風俗尙詩
書號稱文獻迄今絃誦少衰士子或有不在學校而
在公庭者更有操鄉里短長及閱墻構釁者循理好
學之謂何則覽志而媿在士習積貯爲民大命州居
平陸無魚鹽蜃蛤之利歲一不登立爲溝中瘠耳比
雖建常平義倉鈎金束矢之入其濟有幾所望捐輸
又未必可得之數也欲盡復四鄉社倉能乎則覽志
而媿在儲待土多沙鱗向無川澤一月不雨土曠木

焦一雨五日田沒水溢前人屢欲開溝洫資蓄洩而
茫茫原隰畚鍤安施則覽志而愧在禦災里甲一役
繫民身家無藝徵求久已杜絕比來嚴禁保歇不免
陽奉陰違

國家供億雖寬閭左脂膏暗吸則覽志而媿財力之耗
蠹高城深池賴以固圉第二十餘里之頽垣非大加
繕治烏能屹若金湯捐俸庀材完固幾何則覽志而
媿扞衛之尙隳緝盜藪逃

功令凜如霜雪保甲墻濠日勤申飭而荒郵尙有寄宿
之奸夜戶猶多犬吠之警雖有發卽擒顧怛怛於中
者不知幾經宵旦矣則覽志而媿奸宄之潛伏至如

開州志

舊序

九

流亡之餘疆理雖存阡陌非舊遂致爭堯質田屢煩
聽讞凡此皆爲榮精神所未周圖度所未至或有志
而未及爲或爲之而終格于勢絀於力其不能無媿
于職掌者正多也故曰志以志我媿而已或聞是言
憮然曰甚矣愚之不悉于長慮也就開目前言之生
聚斡止庶幾汔可小康矣乃君不以治之已然者爲
功而以職之未盡者爲媿何其思深而慮遠乎請得
書之使後此繼君者觀斯志而曉然知所勉焉是卽
紀往詔來之大端也榮聞其言重自媿矣因次其辭
而書于簡首時康熙癸丑六月朔日也

